

皇朝中外經世緒言

二編

中外經世緒言續編卷三

治始於道路說

入其鄙而煇穢蕪叢莽莽蝥刺入其都而水土惡塵穢惡沮洳滲漏洩於如鼠壤則雖駘樵之
豎必曰此島夷野蠻可謂閉化之國也已入其鄙而曠敞夷達陞軌修潔入其都而乎達九達
車可方軌土閭之環落渠之寫軒廓整葺井然而理則雖駘樵之豎必曰此名都理邦可謂開
化之國也已莫未嘗見其風俗之瀉漓也民智之濬塞也物產之殷祿也條教之隆祀也然而
賜於其墟遊觀其閭市遂信其人功之無精英工儒之無魁桀百室萬貨之皆敗法禮政治之
弛靡號而夷之曰僞漏之國若是者何也曰卉木之腴瘠必形於枝葉氣體之充慙必育於支
面道路者固國之枝葉支面也安有葉萎面癯而不知其本瘁體慙者哉抑又聞之巧林之祿
起於點綫風化之開基於切近夫以目之所睹足之所履氣息之所吸觸出入之所趨步自王
公貴人以至於賤隸無日不馳履於其間其所謂切近者雖室閭庭戶不是過矣室閭庭戶無
積穢壘甍有疲懦猶力起而冀除之其有習居閭冗而不以為惡者其長老必從而詬誅之外
人必從而誹詆之曰是不治之敗家也而獨於室閭戶庭之稍遠者則任其蕪穢壘甍因緣滿
梁慮不動於耳目切近之地弛廢猶且如此是尚得曰國有人乎夫僻鄙膏壤物力凋敝或不

任其整治耳中國固文明之古國而人數四萬萬餘又地球所謂殷庶之邦也然而城會之間
猥狹淤滯輟擊啞咽不能放踵而且其真誠之所積腥膻之所萃污垢敝物之所叢集棄遺
鬱動如山阜又其甚者堽穴踰躄濫涂淋漓三市之衢猥積瓦礫是亦何以異於物力凋敝之
宵壤乎然猶可譏曰省會之遐遠也若夫京師內地是固天子宅中之境所謂首善之區也
是固輦轂之下而百官諸侯王所趨侍鱗萃者也然其道塗荒蕪幾如沙漠大風揚播污穢盡
晦積穢沒踝渟滯滌妨輟白晝大途之中甚且真溺以為便臭毒所鬱蒸為瘴癘每一夏暑斃者
乃不知幾十萬人此固行路之所掩鼻外人之所悼心矣而其重卿鉅公與夫分司而守此土
者熟視無覩固恬而不怪此蒙所為大惑不解者也夫彼之漠然於此者非必樂而安之也特
以為瑣碎齷齪之事不足為慮經國大猷不在是耳然吾聞治國者之言矣匠人營國中之道
經塗兀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必不使之淤溢也野廬達國道於四畿必不使之隔絕也比郊
及野宿息并樹必不使之荒廢也舟車擊蓋叙而行之必不使之壅塞也合方掌達津梁必不
使之陷敗也禁馳騁禁控踰必不使之擾亂也季春開通必不使之障礙也以時平易必不使
之窪踣也雨畢而除必不使之潦污也體國經野亟亟於此何嘗輕而緩之哉抑又聞之古史
氏矣設人之制棄反公道則斷其手周人之制列樹立鄙以表道夫利民之事豈無大於是者

而古帝哲后則必斷斷以此為急務使古人而皆愚人也則可古人而少知治體者烏可輕而緩之哉散馱古先哲王之急此也泰西新政非顯著富强之效者哉其修道之制也寬廓涂軌以張偪滯高中卑旁以流潦清甃水通溝以滌污垢日加輪碾以平頗仄車人異道以達壅塞激水澆灑以蕩氛霾而復然電燈以燭之邏巡捕以叙之禁棄糞穢以潔之其街道之制亦可謂精且密矣夫古今相去千餘年而泰西新政曾無少異於古王之舊制豈非有國者之所急必不能遺此切線之最近者哉西人之通商我國者其租界之道路整潔亦猶是矣吾人之遊覽之者莫不歎其政治之修廢弛之廢而與吾相切者反斬然置之是何異喜賃居者之潔治廊廡而堂室垢雜乃坐視而無術抑何不引前制鄰政而觀之也無異甚矣且彼所謂坐視無術者亦曰工重難任款大難籌耳夫因人心之所樂興民生之大利事至易行也分土而理各修所治責至易專也中國貧民窮餓謀生艱苦即以修路之費為養民之資以工代賑效至易收也禁棄積穢令至易行也時一葺理後至易繼也且國家亦嘗歲撥內幣百數十萬以修道矣然中飽吏胥因循粉飾日擲黃金於虛耗孰若一為更始實收前民利用之益而盡去梗咽污穢癘疫之害哉夫有此大利關於國體雖勉強籌畫猶當為之況修路本有常款省數年之虛費而已足者乎苗子曰凡事利多而害少則為之商君曰利不十不變法有百倍之利而更

無一害夫亦何憚而久不為也輓粟調兵通商利運振災察吏開風氣通有無鐵路之利亦既知之言之籌巨款而專辦之矣而反於此近民要圖習不加察有數款款議難籌辦無亦見遠而遺近乎遠法商周之舊制近採泰西之新政內詬墮污之積弊外免鄰國之惡誚民生以利國體以尊政治以修富強以基一舉而數善備固未有切近便易於此者也書曰王道蕩蕩又曰王道平平蓋信乎王道之必先如此然後有以著蕩乎之化也

治平策上

事至今日危迫極矣挫於倭迫於俄侮辱於英教案蜂起回匪蠢動兵變民變之事不一而足而瓜分中國之說西報屢載之西人屢言之雖至愚之人亦知其略然而廟堂無定策中外無定議舊弊未一除新猷未一布則非安於不為即以爲無策也夫安於不為則無論矣以爲無策尚未然也夫中國在今日猶以一羊處羣虎之中曾不足以累其牙爪然而不遽動者羣雄自立未有所歸故艱於發難又無端戕人命敗商務又西人所不欲為故猶遲回以待之我苟能自振則西人之於我亦猶其於日本耳惟我永不自振則彼惟恐爲人所得必將爭先以取之然則我國振興之政不於今日則無及矣夫中國利之宜去弊之宜除誰不知之而卒無定論者蓋食於弊者太多則必多爲之說以亂之多出其途以撓之蓋非不明不強之患而由於

權無所歸則無人焉為發光與力之地也夫 國朝承明之後懲於擅權朋黨之禍故執政之臣名曰軍機大臣人多而權不一但能唯諾於上前而不能堅持其意也但能恭擬 諭旨而不能自發號令也然則苟欲聚其權以辨庶務舍立相莫由矣顧今日而驟然立相竊恐但有牽掣阻礙之苦而無行權決策之效則非先立議院不可矣或曰立相則不免擅權之慮開議院則權在下且散而不合徒滋論議於事非便不知有議院以與相相持則相不能擅權議院之人多矣且有議事舉人之權而無行事之權雖在下何病又議院論雖不一西例必擇其多者從之何囂雜之患且凡事初行必多漏略要在隨時審正耳若其成規則西人之議院章程可擇而行也至於開辦維新之政則有三大端焉一曰齊天下之論今天下之論至不一矣政府不擇而用之或朝暮更易或南北互異必當論定一格以便施行二曰慰天下及各國之望維新之政中國望之不應則離西國望之不應則侮宜明詔天下以舍舊從新之故而與各國立力保太平之約並方便予以權利且聘其賢豪與之參定法制則中外始有更新之望矣三曰安天下官吏士兵之心維新政行則宗室旗丁冗員士人胥吏軍士皆有失所之慮始而以言語相煽惑繼而以全力相阻撓宜預籌妥插之法宗室旗丁除作兵當兵外或與以利益或弛其禁防新改立之官除總理之人必拔用能者其餘仍以舊官依班補敘學校新設必十年

方能選用則從前士人在十年之內仍可補官胥吏軍士汰賸者可補充諸役如此則各人無失業之憂即新政無阻撓之患矣然此但言開辦之大要而未及其所行之事也

治平策中

中國自古獨立於亞洲之中而其外皆蠻夷視之素以君權為主務以保世滋大為宗旨故其治多禁防遏抑之制而少開拓擴充之意君恐臣之侵其權故不使之有纖毫之權恐臣下之結黨故務散其黨牽掣之使不得行其志錮蔽之使不得極其聰以天命怵之以鬼神懼之臣下承之以諱飾為能以數行為工以趨避諉卸為巧其於民也但以壓制欺嚇為事無復有誠意以相孚故更習於弊混民安於刁翫士成於陋劣兵貫於譁潰其齊民皆以閉戶不與外事為秘策以積財遺子孫為得計故上下之大弊不出四事曰徇私曰蔽直曰崇虛曰耽逸循習至久全國之民皆失自主之權無相為之心上下隔絕彼此相離民視君父如陌路視同國若途人夫民之弱與離君所欲也積至今數千年乃受其大禍然則至今日而欲力反數千年之積弊以求與西人相角亦惟曰復民權崇公理而已其於官也汰冗職刪儀官使官各有事其教人也必使為有用之學毋誤用其聰明其選人也必使以所學為其官毋使用非所學其升補也必依其本職毋使朝此而夕彼其用人也厚其祿過則責故則斥勤奮則升遷而遞加其

俸終身無失業之虞其定律也依罪為斷必求可行無虛設之律無難行之例其罪人也訪緝
密而治之寬其讞罪也稽罪而盡其辭其取於民也各以其資占稅毋倒置毋苛索其理財也
使財歸實用毋糜於虛文毋漏於中飽昔之重文而輕武者今必使文武並重昔之優文士而
輕吏治者今必以吏事為急汰繁重以求其速捷去虛文以責其實效刑矯誣不實之談斥虛
偽無理之事尚創作而賤安閒尚改變而賤守常以能開利源為能以能創新學為優民性必
求其宣達士氣必求其振奮昔之不使民與國事者今必與之共治昔之使民安於愚弱者今
必使之極其明強務使內之權力在在足與外人相抵夫如是或可徵待與各國相持然此但
言其治道宗旨所在而未言辦法之實也

治平策下

請實言辦理之法今試上赫然下明詔告天下以力圖自振之故而使士民之明秀者互相舉
為議員使至京入議員而使中外大員自三品以上俱入上議院議院既立則立相以總內外
之務立戶部以掌財用之出入立刑部以掌天下之獄訟及巡捕之事立商部以興商賈並掌
稅則及考察工作物產之事立農部以教種植立外部以理交涉之事立兵部以掌兵事立工
部以掌營造之事立郵政部以理道路河渠輪車輪船郵遞之事立民部以掌各處地方之事

立海部以掌海軍之事立教部以掌學校之事俟議員舉定相臣則由相臣自擇用諸部大臣及各省之長大臣及長又各舉其屬而皆決以議院十年之後則議員及各官皆取於學校如西國之法設吏治局於京師徵天下賢能之吏使學習治法而分派之於各省以教諸地方官十年以後亦皆取之學校各省提鎮選於兵部而提鎮又遞選其屬十年以後始取之水陸武備學堂外部及出使大臣必取精西文通西事者十年之後始取之使才學堂京師立各種學校精選中西之能者教之以遞及於各省府州縣十年之後始取之師範學堂宰相與各大臣既舉定則遣使與各國立力保亞洲太平之約而大改上下內外之體制務從簡易悉去趨踰拜跪之節復立憲館報凡新政改革之意及中外交涉之故悉載之各種採興之政乘時並舉且捐納停冗員裁調濟安插之途廢資格班次之說止既無無事之官復無無官之事局中之人可因官以展其才無叢脞之慮則人勤於職矣在事之人有治事之權事外之人有監察之權而又有議員以鉗制之有日報以舉發之則官邪息矣厚俸祿而革陋規入官之日予以裝錢辭官之日予以恩俸或給終身或逮子孫辦公有費登程有資則人興於廉矣改衙署之制速咨稟之法汰酬應之煩刪迎送之禮則官敏於事勤於察矣省府州縣各設議員以與官相抵官不能專其事則民困蘇矣因其事以設之宜因其官以為之學因其學以定所取入官之

後非罪不斥心不枉耗才不虛糜人無失所官不易方則人知專所學矣取士多途學堂偏設
由都會以及州縣由州縣以逮鄉閭人無廢才才無滯用則人勤於學矣釐定文士使歸淺近
多撰教化之書使人易曉而徧設義塾教堂以教齊民則尋常之人皆可讀書明理矣凡刊刻
書籍由官准駁其使用者准其專利則要用之書不日可得矣嚴戶口之冊定鄉里之制產業
生死婚姻必注零戶必禁城鎮無雜處之虞鄉里無散居之慮而以徧設巡捕並設包探則通
逃清邪民無所匿矣律法從平無有徧頗重則絞殺輕則禁罰則罪易辨而情易得矣刑官治
獄不兼他事復有會審以察其虛誣有律師以伸其辨說無刑求之苦無拖累之患則枉濫息
矣吏皆有祿役皆受緡既無藉口之資即無婪賄之弊如此則獄訟易矣有不率教者輒禁錮
終身動其羞恥嚴其禁防則人恥於為非矣平道路濬江湖開鐵軌通電報招商以成之借債
以足之且路燈自來水存在設立使往來便捷消息靈通則用兵賑災經商行旅便矣礦務開
銀行設然後鑄金銀銅三等之幣齊其輕重又製鈔票而禁兌換銀錢之店以便行使稅餉出
入一律行用三年之後度新幣已足則悉禁舊錢則錢法行而人便於行矣製鈔幣立銀行正
稅則嚴中飽則國用可足矣立商部定商制嚴賠償之法定詐騙之條除釐稅之苛提水陸之
途考求各國物產察勘各地之工作內江外海準行輪舶能糾合公司者獎之商之成本重者

許其專利則商勸矣能效法泰西製造各物者賞之並許專利能以新法製器者給以功牌則工勸矣稅以資其富重而貧輕稅以息計商多而農少畜洩有資種植有法則民勸於田畝矣停無用之武試開水陸學堂令其能武事者不與齊民齒則人競於武矣精選而厚其餉嚴教教而重其防老休則廩以終身戰死則恤其子孫則兵皆能戰而平時不敢滋事矣防兵周於水陸兵將悉由考試定平時遣調之法定臨事招募之方炮械必精雷艦必備醫藥必贍兵法既嫻軍律尤峻則武備嚴矣釐定祀典公私無名之祀悉行停止一切虛誣術數之說皆不得行則邪說息而正務舉矣設報館以達民隱凡中外交涉選舉獄訟報銷悉由官登之報新理新法及一切民間之事及其冤抑無不可登報則上下之情通矣定齊民之等級以有能者為上有業次之游惰為下則民勤於所事矣而又設輿圖局以測全國之形勢設繙譯館以收各國之書籍設製造軍火局以給軍用如此行之十年國以富兵以強始可收回已失之權利除租界之法改進口之稅定管轄異邦人之制而與泰西各相抗衡若夫施治之宜敘次之方新舊交替之法則當俟辦理之時議之非一時所能決也

治中

我國今日之急務在治中馭外而已治中不外乎變法自強馭外不外乎簡公使設領事洞達

洋務宣揚國威而已曩所謂變法者在設局廠鑄鎗礮造船艦造發分置出洋肄習西國語言文字器藝學術而已不知此數者非不可行而行之當無徒襲其皮毛既有鎗礮則當求施放之巧既有舟艦則當求駕駛之能而鎗礮之命中及遠舟艦之鞏堅神速新法迭出精益求精此則尚未能也所知者不過向日成規而已且皆有西匠為之指揮一旦難之自造則并所謂皮毛者尚覺其艱道發幼童出洋當不專於一國且與其多遣俊秀不如並遣工匠工匠時少而效速此外要當變者一曰水師宜立專局訓習技能二曰陸營宜改營制汰軍額簡丁壯厚餉糈三曰戰船宜易帆船為風輪火瑄四曰器械宜易弓矢刀矛以火器而總不外乎以西法練兵沿海各省督撫宜簡選熟稔洋務人員駐劄通商各處遇有中外交涉之事所有往來文牘歲中彙輯成書頒示遐邇俾辦理者熟覽深思得以窺其涯際而臨事亦有所把持中外所立和約亦當鈹版頒行俾官衙上下人役俱持一冊於洋務自無所遁情夫洋務即時務當今日而興言時事固孰有大於洋務者一切皆不必諱言誠能實意講求則真才自出其間又何難睦鄰禦侮折衝於數萬里以外哉今日崇尚西學倣效西法漸知以商力濬利源與西商並駕齊驅而潛奪其權如輪船招商局之設是也顧局中經費之裕全在乎海運惟海運但可行之於無事之日而不能行之於有事之秋至此時而仍由漕運恐亦不易夫治河運漕兩大

政辦理極難。歷朝但圖一時之安而不為後日之計。則以不能萬全而無害也。竊謂北方亦富庶之地。京師為首善之區。民以食為天。豈容盡資乎外省。此開墾之法。不可不講。况乎曠地日多。游民日眾。安插游民。墾闢曠地。此有司之責也。官地宜仿古者屯田遺意。以所汰老弱之兵。改而為農。開阡陌深溝洫。興水利。資灌溉。或濟之以西國機器水火二氣之力。務使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誠有成效。則京師粒食毋俟外求。李伯相行之於天津一郡。其效當有可觀也。其他北省荒廢之地。亦可飭各督撫仿其法而行之。如近日遇水旱荒災。饑黎載道。朝廷賑恤維艱。勢不能終給。莫若徙流民以實空地。使之自食其力。經費之籌發自帑項。而後計歲分償。或令商辦。而使分其利。闢地之外。則事開礦。開地地面之利。開礦地內之利。二者不可偏廢。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亦當盡人力以求之。且礦務一開。趨者雲集。亦所以養濟窮民。閩如臺郡之煤。粵如惠州之鐵。善其章程。以為掘取。閩粵之民。何至就食出洋。流離異域。至於栽植鶯粟。亦屬權宜之用。然當種之於新疆。蒙古土曠人稀之處。而不宜種之於關內也。治河中外。無善法。蓋河沙日積。河底日高。河堤不可不高築。以防沖潰。歷代相傳。不思變通。瀕河之民。如居河底。靈霖橫決。魚鼈堪虞。今莫若參用西國爬沙之法。疏刷宜通。去其壅積。然後多分支流。以殺其勢。孟子述禹之治河。亦惟曰疏。曰濬。曰排。曰決。而已。行於內河。常用火輪小船。亦可藉以運

潛一旦緩急有需亦可恃以無恐此要最外者則曰治民當責其成於牧令而先於慎簡督撫俾其黜陟賢否甄別才能行久任之法立不資之賞當使視民事如己事務實心以行實政而天下自無不治矣凡此治中之道皆所以盡其在我而已至於所以馭外者不難在重洋之銜命而先難在內地之撫柔泰西諸國自西東來初由印度而東粵繼由東粵而開五港旋由五港而增至十有三港今則長江添設六口直達重慶而至雲南中國境中必為西商傳教人足跡所遍至若西商傳教人等安分守法歸我管轄雖遍至各處亦復何慮無如旅於中土之西人每多恃勢凌人我國紳民又鄙之以為不肖變故日生是可慮也泰西之例商民至其國境犯法即歸其國官員審辦西廷以中國鞠案動用刑罰是以此例不行據烟臺和約自後中西商民爭訟交被告人官員辦理如西人控華人則歸華官華人控西人則歸西官時勢所逼未嘗不是惟是中律嚴西律輕且彼官知中律者多我官明西律者少即彼此秉公鞠斷涉訟之民難保無怨聲矧未必然耶民間積怨生憤嫌隙日多縱當道能彌縫於目前難免不齟齬於日後而又益之以彼教之大拂乎民情也泰西諸國中以英法最為雄鷲諸國亦仰以為領袖法在今日雖未遑外顧然觀其在越南布置經營其慮甚遠正未可以目前之暫蹶而輕之也惟法之舉動必以英為樞紐故言馭外者意多專注於英英在今日閩粵江浙皖楚川滇山直

藩遠以及西藏新疆皆為其足跡之所至觀英人向者曾與喀什噶爾酋自立約通商或傳言其并售喀什噶爾夫喀什噶爾為我國叛人英廷既與中朝和好豈不自知其不宜出此歟蓋英之結好喀什噶爾亦在由印度以達雲南也其恩深慮遠也如此若是則變法自強庸可緩乎夫治中即所以馭外器精用足兵練民固而加之星使分駐各報消息相通呼吸互應諸國有不咸遵王度共懷約章者乎

尚簡

隆古以還靡得而知之矣唐虞而降至於三代其治不相襲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至於周末文勝危言日出諸子百家各鳴異說而朝聘宴享往來酬酢之間其言詞之繁禮儀之費徒尚虛文而無實用其弊至於不可勝言至祖龍崛起悉舉而付之一炬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蓋天下為治無常管勝則飾之以文繁極則御之以簡自漢至今幾二千餘年人情之詐偽極矣風俗之澆漓至矣律例繁多刑獄瑣碎文法之密適於網羅辭牘之多繁於沙磧動援成法輒引舊章令人幾無所措其手足各直省廉報之案虛詞緣飾百無一真而更益之以六部之律例紛紜互相牽制不知此特便於吏胥舞文弄法索賄行私以上下其手而已非特不能為治且足以壞政體而於經國治民毫無裨補即其下繁文縟節亦指不勝屈要不過徒亂人

意耳故吾嘗曰吏胥所據之部例士子所習之時文皆可盡付之祝融虐戮中而後大快也昔
有漢高祖之入關也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其言直提簡快而其
感於人心已至於泱肌膚淪骨髓然則治天下豈在乎法律之多足以杜弊而止奸乎時至今
日在官與在民皆患其繁勢不得不以簡御之其一曰任人內而天子之權寄於宰相宰相分
之於六部外而天子之權寄於督撫分之於牧令皆必久其期專其任雖在遠而信之不疑毋
令文法之吏得以掣其肘既曰破格用人則所薦舉者試之於事即可不次擢用而毋令部吏
拘以資格推之於外省調遷委用亦惟督撫得而持之一切銓選諸弊端毋得以撓其間其一
曰設官請廢捐納一途而以科甲保舉二者並行科甲則廢斥時文專尚實學務求其明晰時
務通達政事於錢穀兵刑諸大端無所不通使其於進身之時即為作官之地文字則其末也
保舉則行古者鄉舉里選之法孝弟經濟不專於一門即使其疲車贏馬廢基割股致飾於
外而亦足以厚風俗正人心較之無用之時文相懸奚啻霄壤若捐納不廢則官方斷不能澄
宦途斷不能肅徒足以病國而殃民即使此中有才鄉里中豈有不共舉之者乎何事於納費
為也其一曰取士取士不尚乎多而貴乎有用今一邑取數十人而名之曰秀才其中珠玉與
泥沙等耳且間一歲而取數十人不數年間邑中為士者不少矣為士多此民之所以病而天

下之所以亂也漢家設力田一科蓋欲其無爲乎士之名而盡其農之實也取士既廢時文則所以甄別人才者直言極諫與圖象緯一切專求乎實用此外則倣倣西學研求西法務極其精俾亦得以致身通顯則天下之士無不自奮矣其一日練兵訓練水師整頓陸營增置戰艦其所用之器純以鎗炮而廢弓矢刀矛其所駕之船純以輪軸凡近日所製造者盡售之於民間或以供採辦運載之用此外裁汰冗兵增給軍餉而後營伍無虛名兵士得以盡心於王事軍中拔擢以材力器藝技巧為先而兵部但總其大成而已別開武科分為三途一駕駛輪船也二製造器械也三演放鎗炮也此與弓刀石三者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者相去不萬倍哉以上四者乃其大綱也其所以御之者貴乎簡而已矣至於與泰西諸國交際則尤當以簡為尚周旋揖讓無徒事乎虛儀當與之開誠心布公道可否決以一言不必詞費也目今時事正坐壞於羈縻二字耳曩時主國是也尚拘泥乎成例而今成例安在可見事之不可不變道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非今日之急務哉而何有乎言說之支離何有乎文移之往復其在治民也於寬大之中隱寓裁制之法務求其情得以上達俾上下之交不至隔闕如造輪船製機器設銀肆開煤鐵五金諸礦出洋行賈輪舶行駛於內河許民間設立公司聽其自為而官常保助之毋遏抑之誠如是也有不國治民安上下相通内外交悅以臻於無為之化者未之有也

設官泰西上

我國自與泰西通商以來中外交涉之事亦正多故矣於此議者遂謂中外之相隔固由於語言文字之不同而亦由於聲氣之不通也莫如遣使駐劄各國都成而於華人匯聚之地簡派幹員設立領事藉以為之保衛此議一興論者以為然於是朝廷簡賢任能各授以職固有
意乎經營遠略而駸駸乎馳域外之觀矣顧或者以吾觀泰西列邦之通商人國也商之所至
兵亦至焉無不駐戰艦設水師置火器往來絡繹隱然若備敵國一有齟齬兵鋒立啟彼以為
非如是則不足以張國體樹國威往者彼國之行賈於印度東南洋也率皆拱手以聽命於是
蠶食鯨吞據為己有隸入版圖故歐洲各國所臨其地之人無不畏威奉令退讓懾服之弗遲
泰西之以兵力佐其商力也如此若我國則不然僅恃一介之使天朝之命而已其持節而至
泰西也即附乘其郵船而行一切咸賴西人為之調度昔蔡侯許男二國君也以其同乘楚車
謂之失位故不書於春秋今欽使領事附乘西航何以異是則其銜命之初已無威儀之足式
又何論其他至於領事所治者商務也若華民之至外土者類皆潦倒困窮流離顛沛計無復
之遠泛重瀛以期緩死須臾而已掘金而外工匠農役為多安得有巨力者出其間且其人類
皆頑愚凶悍習與性成在內地猶難加以約束况其出于數萬里之外哉既無名分之相繫又

無勢力之相維一旦交涉事起殊難措辦至於新嘉坡檳榔嶼噶羅巴東南洋諸島雖多閩粵
之人寄居領其人類皆購田園長子孫數世相承有在其地二百餘里而不歸者率入英籍為
其管轄所異者不過衣服飲食文字語言尚如其舊耳今我國設有領事以臨之恐未必為我
所用也或謂華民之流寓於各處者不下數百餘萬其中豈無魁碩賢豪傑然特出為眾望之
所孚輿情之克協者乎倘國家賜以尺一之書立為領事使之總理各務必能措施裕如折衝
禦侮為邦家光近如新嘉坡之黃君越南之張君舊金山之劉君皆其卓卓者也我國家如欲
設立領事何不使之前驅先導闢荃拔榛以致其成效乎吾以為此說亦未必然也蓋彼之所
以取信於西人者不過在貿易場中焉且於國家政事體裁未必能知之也且彼聲譽之來乃
由倚賴西人而致趙孟之所責趙孟能賤之即使一旦畀以重任亦復奚裨試觀出入西人之
門者其料事非不明論事非不精人人無不以為熟悉洋務及既筮任服官而其設施展布絕
無所異於人何則其於一切之事不能隨時而通也不能隨人而訪也如是局中之所事實異
局外之所聞可知矣又何怪其昔昭昭而今昏昏也吾見如是者蓋不一其人矣然則洋務豈
易言哉况乎出使遠國保持商旅哉嗚呼立國以自強為先在乎已者能有恃以無恐而其餘
自無不舉矣

設官泰西下

中國地大人衆實為全地球之冠以人數而論幾足以抵歐羅巴一洲泰西諸大國無一能與之頡頏者即以粵東一省言之前時戶口之數書於版籍者不過三百萬今則幾不下三千萬無論通都大邑人居稠密即巨鄉重鎮亦皆有十數萬衆其散而之四方者莫能稽也至其謀生海外寄處於遐陬絕嶠者更不知凡幾大抵近自東南洋各海島如越南暹羅新嘉坡檳榔嶼噶羅巴非里比納婆羅洲蘇門答臘等處遠如澳大利亞島嘉釐符尼亞秘魯古巴等處統計之不下數百萬而每歲附蕃舶以往者猶絡繹不絕於道香港一孤島耳前時為盜賊之巢穴獸所嗥兇所窟乃自英人開闢以來誅草萊平犖確建室廬樓臺四重金碧巍煥而華人趨之者如鶩集至今生齒漸衆已約十三四萬然猶曰此與內地毘連尚近也新嘉坡檳榔嶼相去萬里又何以往者如水赴壑歟東南洋中凡西人所闢之埠非華人旅處不能成聚落蓋西人不過十之二三華人則十之六七焉華人至其地即為其民一切皆歸其鈐束華人皆以為彼西官自能保衛維持久已相安若無事惟美國之嘉釐符尼亞一部華人旅居者近為埃利士土人所苛待窘遂困迫屢瀕於危由是喁喁向望其中朝遣使遙臨藉以鎮撫而安集之此人窮則呼天疾病則呼父母也古巴秘魯之為傭者日遭虐待困苦顛連暗無天日亦無日不

莫天使之來以拔之水火而登之衽席今我國家眷顧蒼黎不忍以數百萬赤子遠棄之海外特議簡星使設領事以為保持計其恩德汪洋膏澤滂沛斯時雖捐糜踵頂亦不足以報萬一然而當斯任者則甚難也其在東南洋各島者既不能盡歸我國領事所約束而其傭於異域者身在檻阱欲贖而脫其繫又非中朝力之所能及也是則領事之設亦惟虛位備員而已於海外之民曾亦何補一有齟齬反足以損國體而失國威或曰泰西諸邦通商於吾中土者未必盡強國也如葡比噠瑞蕞爾彈丸亦不過比之滕薛邦莒而已而每遇事故輒作飛揚跋扈狀吾中國亦無如何也英德俄美普澳領事之權幾與公使等凡有所請無不曲從西商之來者亦未必盡遵矩矱而守條教其所謂入國問禁者無有也惟徑行其西律而已中朝之律法禁令何嘗能加於其身是固何所恃而不恐哉則曰彼蓋以兵力佐其商力也調水師駐戰艦隱然若備敵國而官吏廉俸兵士餉精一皆取之於商人而無煩其朝廷之擘畫也而謂海外華民能之乎華民之至海外者大抵皆亦貧無賴計無復之然後去親愛狎波濤以一死作孤注其中間有獲巨貲者則即以此者樂土託西籍以自庇其在彼處所以繩之者西法也訟獄之事西官聽之雖設領事豈能為之袒護徒觀其荷桁楊入縲紲而已矣其在窮迫之民宛轉呼號以訴於領事之前領事其能代為設法乎博施濟眾堯舜猶病惟有此自解耳領事既

無利權又無兵威形格勢禁孤立無援言語之不通文字之不知亦猶等諸木偶而已或曰嘉釐符尼亞一部華人之殷富者未嘗無人况集腋成裘積小成大未可以其微細者而忽之今隔膜而視未能卹其勞憇然而置未能免其災愈以解華人之體而貽外邦嗤笑耳埃利士人之兇橫美官尚不能制美廷明知其故而反欲改易和約以為彌縫則亦大略可知矣總之其弊所由則在西人至中國則稱之為彼國之商賈逾上賓華人至西國則比之於已國之民賤等僕隸積重難返無可挽回有心人每論及此無不吁嗟太息而并不欲見聞也今請一言以蔽之曰欲保民於海外法立而威行則莫如由自強始而自強則在得人而已

設領事

我朝今日擬遣使臣立領事於泰西各國誠千古一時之舉也而論者或以為輕重失宜後先倒置而於睦鄰之道猶未探其原也豈以中朝之所謂睦鄰者不過在無事則羈縻之有事則彌縫之而已耶因此有不愜於西人之心歟今在內者措施未極其宜辦理未極其當而即欲馳域外之觀則以後中外交涉之事更臻繁劇此不宜遽遣者一也華民之羈旅於外者悉遵其國之地方官約束或有平時受土人之虐遇者無可伸雪今立領事則控訴有門籲呼有路案牘之繁勢所必然茲於蒞臨之日不為之挽回申救則不足以張中國之聲靈伸華民之

憤抑若領事許為之經理則不獨日不暇給亦且力有未逮此不宜驟遣者又一也睦鄰之道無他首在自強而自強尤以得人為先得人必先以總理衙門始所謂由內以及外由近以及遠也今洋務一切未明而遽欲長駕遠馭逞其雄圖吾未見其必有裨乎國是也嗚呼洋務亦易明耳不外乎以情喻之以理曉之而已事有可行則許之事不可行則明告之務期於必信必速毋卑毋亢苟自問情無可疑事無不直則雖因此以得罪亦無所憾總之凡事以一身任之母貽朝廷之隱憂而已苟徒以委曲周旋逢迎接納以為彌縫之至道羈縻之長策則吾未見其可也夫在今日非無通悉洋務之人其在上位者亦未嘗懵不知西情無如身家之念重利祿之情深臨事不敢擔持大利害惟虛與之委蛇而已中朝之情西人瞭然若指掌陰為播煽陽為恫喝以肆誅求而行要挾者無所不至而西人究不得逞志於中朝者非中朝之禮義可以優柔之中朝之甲兵足以震懾之也蓋在乎泰西各國之互相牽制也然將來強弱大小必有所歸其執牛耳而為盟主者乃惟其所欲為矣封豕長蛇恣其荐食雖在日後即在目前然則我中朝自強之術曷可緩哉惟能自強則遣使臣設領事一切皆有實用否則亦不過以虛文相縻而已夫有國家者在乎舉賢任能敬教勸學通商惠農所謂本也練兵選士制器造舟開礦理財所謂末也睦經良遠一視同仁除破畛域相見以天此以盡乎內者也遣使臣

設領事通文告之詞決往來之誼此以盡乎外者也本末兼備內外交修則庶乎可矣

考績

京察大計之典仿虞廷之三載考績周官之六計上廉主於厲賢能警貪墨黜昏庸其法非不良也用意非不美也每屆所舉者大率奔走勤勞循資格雖無大過實勘寸功甚則屬託瞻徇不以為怪京員盼得外放之路外任倚為升擢之階其考語則以七八字模糊景嚮之辭以免駁詰曰必如是而後簡且括也夫六曹案牘積累如山一事之出入至微辯難往還至數十而未止而獨於國家鉅典人才進退之所關乃獨惡其繁務為至簡之文以蒙上下之觀聽此何為者也至其所劾者京員則一二老病之輩外官則三五微末之員亦括以數言了不著其不謹不職之實蹟猶幸軍興而後有明保密保以勵賢才有年終密考到任隨時甄別之文以警不肖而京察如故外官之大計幾若贅旒焉此何為者也夫萬禩不去則嘉禾不蕃賞罰不明則人才不奮不明著其賢否功罪之實蹟則視聽不肅而趨向不專小員之趨公勤慎者祇可謂之過也必有明敏練達之才足以紀綱庶務識大體定新章清積弊者而後可入刻章也劣蹟昭著者劾之雖未有劣蹟從不入署辦公及庸懦篤老無能者均令回籍候選而京曹之濫竽者少矣外吏之折獄催科無枉無誤僅得謂之無過也必有教民養民之實政與大

利除大害吏畏民懷者而後可登薦牘也貪虐無理者劾之歷時已久無所短長或老邁昏庸者亦令開缺回籍候選而仕途之竊位者稀矣考語之下必臚舉其功罪之實毋厭繁重毋憚詳明爵人於朝與眾共之然後受憎無所容天下曉然於是非去就之間而薄海之人心一振至於京察之一等大計之卓異毋拘額數惟在得人既已得之則簡放升遷勿稽歲月京察之四等大計之六法苟其應劾毋許徇私寬厚以要名實比周以事上也其罪均也罰罪勸功循名責實以京察大計為主佐以密考保舉甄別嘉獎四端而後仕路可清人才可出也夫用人為行政之本而吏部為用人之樞既已限以年制拘以格式籠天下智慧賢不肖於掣籤按輪之中獨此京察大計考績興賢猶有古人遺意而亦尋章按律故事奉行用之既不考其真課之又不求其實無怪貪庸塞路豪傑灰心敵侑於門民輕其上成一疲弊疴羸之世宙而不可救藥也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一在轉移間而已矣

養廉

先王大烹養賢重祿勸士其遺制不可詳已秦漢以還古意亡矣然制祿之法自中二千石以迄百石猶十倍於今茲唐之京員官俸而外尚有職田沿及宋元匪頒猶厚故居臺省者皆以外任為左遷伊古以來制祿之薄實自明始矣然日用百物半給於官銀貴於今什百倍獲聞

二百八十餘載貧寡之患未嘗聞焉國朝沿明舊制減之又減以迄於今大學士之俸僅三百金米僅數十石不敵古一微員不足今時一月之費康雍乾嘉之世物力豐富資給借貸猶可勉支凌夷至今益難自活其賢者倚門人之餽贈不賢者通外吏之苞苴部飯則彼此分肥工程則相將染指公私上下牽蘿補屋皆若不可告人而身後蕭條或無以為斂馬郎曹以下益復貧難通籍之初則依託親朋走四方以告糴入官而後則營求暮夜盼外任若登天戶部陝西司專管漢俸每季所發止十萬金自一品以至九品兼及步營京府綜計無慮數千員分此區區何能宿飽今各省購一克虜伯礮需費十五萬金以國家分田制祿之宏規養士尊賢之鉅典移購一礮而猶不足焉騰笑外夷見輕四海庸人疾首豪傑灰心譬秦馬者各其踴豆急其銜勒而加鞭攬轡責以馳驅駑駘或俛首而就之至如千里之馬逐電追風則騰跳而遠去耳操豚蹠斗酒以祝篝車其可得哉雍正間因外吏貪墨既已增給養廉矣都中米珠薪桂百倍他方表正萬邦關繫彌重謂宜援照雍正成案所有京職一律增給養廉凡大學士都統尚書比總督侍郎副都統內閣學士比巡撫三四品卿監院寺比藩臬翰詹科道比道員部屬翰林比知府中書各小京官比知縣通滿漢總文武按品定額以是為差必周必豐無遺無濫度支之數不過歲增數十萬金而士氣為之一伸積習為之一變然後責以操守覈以職事考以

才能奮庸者進濫學者退溺職者斥受賕者誅操賞功罪之權免外重內輕之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昭示百世綱紀四方萬變之原權輿於此或曰閩敬銘長戶部時不嘗有津貼之議乎當日酌提閩欵八十萬金而出納之吝不公不溥法越事起移濟軍資俸餉既復乃作罷論夫稱名不正謗議隨之私意徧衷強分軒輊缺可裁而俸不可裁也官可省而祿不可省也持平核實援案定章是在識微見遠之君子

興利

中國地大物博於地球四大洲中最高強特當軸者不能自握其利權自濬其利數而亟為之興利焉耳迂拘之士動謂朝廷宜閉言利之門而不尚理財之說中國自古以來重農而輕商貴穀而賤金農為本富而商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務末也況乎中國所產足以供中國之用又何假外求而有俟乎出洋貿易也哉嗚呼即其所言農事以觀彼亦何嘗度土宜辨種植闢地興水利深溝洫洩水澆備旱乾督農肆力於南畝而為之經營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徵賦催科取租縱悍吏以殃民為農之虎狼而已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又復大言而不慚此真今日士子之通病也如是天下何由而治蓋富強即治之本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既能自謀其生以優游於盛世自然可靜而不可動故舍富強而言治民是

不知為政者也西北之地古帝王之所興建都立業南向以馭天下初何嘗轉輸於東南今河道日遷水利不講旱則赤地千里水則汪洋一片民間耕播至無所施此當相地所宜而為民所生聚之道使其所產足以自給或種木棉或興織紉以補其所絀亦或一道也利之最先者曰開礦而其大者有三一曰掘鐵之利中國產鐵之處不可勝計蓋礦中有煤則必有鐵今中國業經設立船廠砲局機器所用不需鐵以資鑄鑄必取之於英是以利畀外人也今我自開鐵礦則一可省各處廠局無窮使費二可鑄造鎗砲建製鐵甲戰艦火輪兵船三可製造各種機器四可興築輪車鐵路而亦可售之於西人以奪其利一曰掘煤之利中國煤礦遍處皆是西人向者曾遣格致之士細行考察知中國一省之所產足以抵歐羅巴一洲而有餘開礦出煤於中西皆有裨益何則西國輪船往來中土其所用之煤或由外洋運來或由中土採買一年所用不資倘以次劣貽誤非輕若中國有煤則彼取資甚便西人每請中國開煤礦而不請中國開鐵礦其深謀秘慮已可窺見其隱英人本國雖僅屹然三島而以煤鐵之利雄於歐洲其煤鐵多販運於各國中國既有煤鐵則彼貿易亦必稍減且我有煤鐵而出口之價稍昂彼亦無如我何而我得以獨收其利矣一曰開五金之利雲南產銅山東山西產金而烟臺一帶尤旺粵東產水銀四川產銀此法人近日周歷其地而知之曾已繪圖貼說郵寄其國中國誠

能亟為開掘以足國課而廣鑄金銀銅三品之錢以便民用俾易於流通又何必全恃西國之銀圓歟其次曰織絨之利織絨必以機器房如織絨則設於天津直隸以取口外之羊毛織布則設於上海蘇州以就其地之木棉織綢則設於湖郡杭州以購其地之蠶絲西人貿易於中土者不過以足頭為大宗若我自織則物賤而工省且無需乎輪船之轉運其價必貶西人又何能獨專其利歟此外則一曰造輪船之利令民間自立公司購置輪船用以往來內河轉輸貨物裝載人客既無虞乎盜賊亦不費乎日時此皆輪船之小者也其大者亦可上沂乎長江而遠至於外洋載運各貨以貿易於歐洲各國久而行其利自溥一曰興築輪車鐵路之利今南北道阻貨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每苦其販運之煩勞道途之遠遠自有輪車而遠近相通可以互為聯絡不獨利商并且利國凡文移之往來機事之傳遞不捷而速化馳若神遏亂民禦外侮無不恃此焉如謂敵國資其鐵路而反可長驅直進適以因之自敝此殆不然鐵路雖蜿蜒千里輪車雖勢若奔雷而去其尋丈之路即車不能納軌輪不能驟馳或投石而斬木馬即為之阻又何慮之有或謂開礦則足以擾民是監於明代之失而因噎廢食也夫豈無善法以維持之歟或曰機器行則奪百工之利輪船行則奪北方之人之利此三者皆需人以為之料理仍可擇而用之而開礦需人甚眾小民皆可藉以餬口總之事當始行之維艱惟能不

惑於人言始能毅然而為之耳諸利既興而中國不富強者未之有也

汰冗

今日度支告絀庫藏空虛欲減糜費而歸樽節必自汰冗員始夫內外各員其所謂枝官備位聞曹冷署者屈而數之實繁有徒國家設官分職原所以治民保國使各有所職而百事具舉如事足以一人了之復何取乎多人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捐納一開而冗員愈眾候補擁擠大員調劑維艱勢不得不多列名目是皆冗員也國家多一冗員不特多一糜廩俸之人即多一朘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債國是之人夫今之冗員非猶古之散秩已也所謂汰者非必舉高爵厚祿而盡行裁改也亦使倖位之流素餐之輩無所託足耳不然徒耗俸精無所短長朝廷安賴此人以累民病國哉馮氏曰今冗員不冗於小冗於大不冗於閒冗於要冗於一二冗於什伯請得而備言之一漕督以下各官夫南漕僅三百餘萬石耳曩年行漕運之時所有漕米經過之地有郡縣有營汛有河員皆可為助何需乎多人漕督以少司馬領行臺關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豈不巍然大官哉夷考其職不知何所為也漕督所轄衛弁三百標兵三千暖衣飽食安然無事矧其大者復有旗下一項而自糜費國帑需索漕船之外無餘事矣漕標除鹽城海洲東海二營應酌留鎮標外餘皆可裁歲省廉俸兵餉工食約銀數十萬兩糧道一官

不過歲一臨倉責州縣陋規取盈而去州縣倚為護符彈壓生監恫喝平民以為陋規之酬所謂公事者助旗丁勒索州縣助州縣魚肉小民而已今河運不可復漕督糧道更無所用此外又有督糧同知管糧通判主簿之類皆坐食漕規不與漕務又驗倉收米者亦數十百人如

天庾正供招商成辦則海運委員均可裁撤省費尤鉅一河務兩河歲修五百萬費用不過十之一二耳餘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河督之馴謹者常以十之三辦工貪冒者遞減其實非捨險不使一錢竊以為不如併歸地方俾專責成河兵飽食而嬉辦工仍調民夫毫無所用運河既免挑濬所設關官關夫縱不全撤亦可裁減大半一各關監督體統與督撫埒糜費繁多故視道府兼管之關徵收倍絀織造公事吏胥所辦責成地方官足矣各口監督稅課更少不如盡裁關差歸併地方官兼理各海關道事頗清簡亦可裁撤而以深識中外文字長於權算道府班為正稅務司與洋人稅務司分司其事既可省費又免漏卮一鹽務鹽鐵置使由來已久運使固不可省至鹽政領之督撫已足至運同運副提舉知事等官或有或無毫無深意大使似州縣非州縣亦出兩歧惟各場邊關不可無官可移主簿巡檢駐劄兼理鹽事但存運同一員為運使屬官驅策奔走可矣此鹽務中官必宜量裁者也一督撫司道凡與總督同城之巡撫亦皆可省考總督巡撫防自前明因事設官事定則罷中葉始為定額 國朝

因之督撫或並設或偏設並設者不必治偏設者不必不治惟督撫權位相埒和衷固不之人而同城者議論意見每多不協同一事也或此是而彼非同一人也或此好而彼惡兩姑之間難為婦屬吏亦幾無所適從應請將湖北廣東福建雲南四巡撫裁併而以總督兼之以一事權蓋大省則督兼撫小省則撫兼督歲可節省廉俸兵餉役食銀無異如使各直省以布政司為主又設按察司掌刑名核劾之事其臬刑名不過視成例而已按劾久無其實可併之布政各道本布按之副兵巡鹽糧各分一職無非贅疣酌中之法以三四府設一員所司之事上其成於督撫至郡縣皆以各設一副為限制此督撫司道各員必宜量裁者也京官自六卿九列而外亦有應行裁減者如東宮不設安用官屬詹事府可歸併翰林院以副名實科道為耳目之官今設員八十不為不多然半皆仗馬寒蟬曾何取乎具臣不如減額之半而以內官之科甲外官之司道許其言事始不啻收八十人之效未始非拾遺補闕詢事考言之一助也他若內務府糜帑更多必當大減編檢在二十名外者部曹五年外不能補闕者概令回籍充山長以廣教化一以示體恤事為兩得此京官之必宜量裁者也至於內外武職王公將軍都統之外提督十三人總兵六十二人亦大官太多又如準部回部官亦太多新疆奉天近日增設督撫官愈大則率多養尊處優惡勞好逸能糜帑不能殺賊宜無論大小皆減其半此內

外武職之必宜量裁者也。儒學二官大縣設教諭小縣設訓導足矣何必正副兼設府學諸生仍歸諸縣府學教授可裁也。邇來自釐局一開所有捐班候補人員悉舉而納之其中故劉峴帥甫蒞兩江凡道府以下差委之有名無實者一概裁去兼差不領薪水通計每年省費約三十餘萬金今之局務可裁者尚多以支應採辦轉運牙釐而論管理財之類應歸藩司所管今則採辦有局支應有局轉運牙釐又有局即云藩司事繁責重不暇兼顧然每局派幹員一人總理亦可措置裕如乃一局中既有督辦又有會辦以及委員司事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至於保甲清訟巡防本臬司之專責郡縣相與為治者也今乃省有局郡有局縣有局甚至有東局西局之判南局北局之分道府衙門又有春秋二季例差派查驛站班館等事每次至少十餘人多至二三十人所以然者非一人之才力不足必湏分任於衆人不過捐員日取不得不多添差事位置閒員雖然為閒員計則得矣其如庫欸日絀何要宜力加整頓可裁則裁可併則併非特可省則省並杜倖進之階至於京官則自樞垣臺諫以外皆為閒散各部則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廩祿堂官則每署四員而兼差者尤多文書則每日數尺而例案極其繁瑣至於嚮爵竟及監司而吏治壞盪極矣今請首停捐納乃改官制用漢世太守領令長之制唐代節度兼觀察之條每道皆設一巡撫上通章奏下領知縣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

望者充之其知縣升為四品以給御編檢郎員及道府之受民者授之巡撫以下增置參議參軍判官等員以道府同通改授知縣以下分設功曹刑曹戶曹而亦以州縣進士分補其缺其餘諸吏皆聽諸生考充漸拔曹長行取郎官其上總督皆由巡撫兼管各因都會以為重鎮使吏胥之積弊化為士人三考之鄉官各由民舉整頓疏通乃可為治其京官則太常光祿鴻臚可統於禮部大理可併於刑部太僕可併於兵部通政可併於察院其餘額外冗官皆可裁汰裁老弱之兵以加餉汰閒冗之員以加俸何莫非節用之大端乎哉夫國家之囊中飽而已矣冗員愈眾侵蝕愈多一鹽務計養閒員數百一釐局計養食客數千一漕運河運計養無用之人千萬輩甚至持一薦書大者可得一二百金小者可得數十金以一省計之所費已屬不貲以二十一行省計所費愈覺無窮應令各督撫查有此等人員毋徇情面一概屏黜且聞各省臺高實在坐辦者無須多員事務減少者歸併兼辦凡掛名及差遣者均應裁撤以除酬應虛糜之費其餘京內外各衙門丁書亦宜一概逐去另催誠謹有餘者專給奔走不得與聞公事如是則中飽之風自絕且也大官多則取之於民也愈厚國家當鼎盛之時物力豐盈無形之弊人所不覺今則自微而著有不能不大加艾雜節費尚其小焉者也

凡事有利即有弊有弊即有利利與弊如影之隨水惟善用者則弊亦利不善用者雖利亦弊所謂為政貴在得人其人存其政舉其人亡其政息者此也慨自禮教衰微人心陷溺上下內外大小一切往來惟利是尚有事至公庭未有不索賄賂行苞苴者誠如馮氏抗議曰今天下利而已矣百弊叢生皆由於此一士流之弊士子身入庠序宜守卧碑乃幸得一衿即爾作橫鄉曲魚肉良善抗糧不完結黨恃私出入衙署交通官吏甚至與差役朋比為奸差役恃為護符張其爪牙聯作腹心有利則瓜分藉以訛詐鄉愚聚賭抽頭視為常事浸假而為舉人馬浸假而為進士馬所作所為亦復如是名分愈高聲勢愈大貪吻亦愈張士為四民之表率今若是又奚賴焉朝廷亦何必有此士子哉革之道奈何以一字概之曰殺而已矣非過嚴也當其綱紀弛非用重典不足以儆眾殺一以儆百士風庶幾稍肅乎士習庶幾稍正乎其次則統以衣領永不許登諸士籍一官員之弊今之大小官員其出身而登仕版也豈為朝廷乎祇為一己耳每得一官惟量缺分之肥瘠計班資之崇卑每歲可獲利若干撫字則拙催科則勤明目張膽以號於人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耳甚至與丁書胥役互相狼狽倚為耳目託為股肱心膂為上者且如此為下者勢更肆矣民其聊生乎何法以處之亦惟輕者斥重者戮而已矣一胥吏之弊賤等於奴隸而權駕乎公卿流品甚雜心術最壞良由積弊使然莫之能返

也江蘇州縣漕書關人得持其短長所設關書徒以供侵蝕其缺可納貲為之傳之子孫官易而吏不易公革而私不革權勢之盛莫盛於今日衣冠中無恥之徒且與之往來要結每有鞏州縣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推而上之卿貳督撫曰可吏部曰不可斯不可矣此猶其小焉者也天子曰可吏部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其權直出於宰臣大臣之上究其所謂可不可者為索取部費地耳上下其手生死繫乎一字利之所在其弊若此今計每部不下數人其渠數十人車馬宮室衣服妻妾之奉埒於王侯內外文結隱語郵書疾馳旁干蠶金暮夜蹤跡說秘莫能得其贓私計吏兵戶工四部歲不下十數百萬其次則曰差役之弊差役素無工食專倚訟事以為生一縣中大者不下千人小者亦數百人有十總有六十總魁其黨者曰管班出入裘馬僭侈無度此外所有圖甲莊書皆適以追呼擾民今計外省衙門人數之眾莫可究詰婪贓更多不啻千萬究其銀所從來 國家之帑藏居其三斯民之脂膏居其七天下亂之由來皆由此輩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是也正名定罪非盡殺不可然殺者一而養之者百則惟有永易其人內官所用但供奔走而不得與聞政事外官可併其事於幕名之曰幕職可以為入仕之途重其責成彼亦不敢侈然自放以貪墨敗名夫吏之得以弄權其弊皆由則例之繁用以上下其手惟吏挾例以牟利混淆黑白顛倒是非循至於天下大亂原夫例之設所

以治天下而其流弊之極至於此其列條目繁多細如牛毛徒足為吏胥舞弊之具遊人萬不得已一切以欺應之 國家設例本以防散今乃適以導欺甚且逼之使出於欺惟胥吏則以為大利之所在例愈繁弊愈甚徒足為吏胥濬其利源而已今欲革其弊莫如悉付之社籠一炬但取簡要易明者數萬言足矣舊例既廢重頒新例凡事以簡馭之一事兩可者大官斷之以理足矣必約束以無一定之例是疑大官而信吏也值款甚高一杜漕糧浮收之弊今之賦役全書款項繁多名目猥瑣分合雜糅莫悉其每畝徵稅之數必宜改定體例但著某縣田若干畝一畝之稅米若干銀若干主於大目通曉吏即欲舞弊已自無權每歲徵收錢糧必書細數揭之大堂俾眾咸知漕事既完刷印徵信錄分送上司各圖紳士惟徧如有不符許其上揭如是而不弊絕風清者未之有也一杜賦稅不均之弊賦稅不均經界不正欲正經界須將各省田畝一切度以工部尺而增減其賦吳田一畝不敷二百四十步甚有七折八折者林文忠疏稿所謂南方田畝狹於北方者此也今擬先繪圖然後明定畝數以一縣之丈地敷一縣之糧科按畝均收自泯偏頗不得藉口田多絲毫增額如是則豪強無欺隱良懦無貽累矣一徧復差費之弊內地各省徭役之苦民不聊生歷經督撫奏疏言之矣海疆各省差役之費駭人聽聞不論有理無理原告被告做稟有費代書有費入稟有費差役有費甚至被劫者投稟破

押候批准勘驗而後釋放復索勘驗夫馬費既受拘押之苦又耗許多費用鮮有破案人贓並獲者故廣東被劫之家多不稟追劫盜之風益熾聞廣州府各縣劫案歲有數百起殊可慨也查歐西平常之案衙署上下巡捕均無費惟大案有公堂費歸輸者出如輸者無力歸勝者墊無中國衙門費用之多鮮有因訟傾家蕩產費妻鬻子者宜參酌除之一曰州縣衙空之弊宜除也一曰貢物勒索之弊宜蠲也天下之害大抵上下兩損而歸於中飽以至於蠹國而病民凡事一經官吏之手無不浮開價值橫征商民而於上無絲毫之益即二極瑣屑事亦必欺罔賄賂無所不至則大者遠者可知已天下事尚可問乎今莫若亟為變通一切蠲除之以培國脈以厚民生豈不幸甚

除弊

曩予嘗論中國所宜一變者有四曰取士也曰練兵也曰明刑也然則此四者之外遂無所事乎而不知所當因革者尚多也一曰清仕途今日服官莖仕者科目捐納保舉三途並進雜矣濫矣必當痛加沙汰嚴為甄別不必論聲華尚文字惟以材幹品詣為衡量而已試之以事理則能呈授之以艱鉅則才見委之以判決則識明上日接見屬員勿問時日必使之從容談論得以盡其詞而所以遴選守令者尤必倍加嚴慎一曰裁冗員其有閒曠未秩備位

枝官無益於民事徒足以耗國家度支者無論文武悉從而汰之且一省之中既有巡撫而復有總督有時意見齟齬而事權不能歸一往往至於誤國債事在明代總督之設原屬朝廷特旨專以統制師旅地方無事即行裁撤而我朝遂據以為定制是各省則總督一缺皆可裁也惟直隸四川甘肅不在此例一曰安置旗民旗民散處於各直省會垣別設滿城給以糈糧以為駐防而以將軍統之并副之以左右都統以重職守其立法未嘗不善而二百餘年來生聚滋多供給日薄而猶任其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所事事專事嬉遊無異園牢之養物今內自京師外自直省凡有旗民滿籍願住開墾者聽其自便西北一帶如西藏新疆尤多曠土誠裂其地以封諸王子如蒙古四十八旗之制益之以滿洲強族為輔俾與蒙古滿洲互為聯絡聲氣相通亦所以壯屏藩而厚勢力也二曰廢河工治河從古無善法而其實不外子輿氏所云曰疏曰濬曰決曰排而已蓋水順其性則流逆其性則潰今築隄防設閘閘專事壅遏河身日高河岸日下一有潰決瀕河數十萬生靈悉為魚鼈然則何不因其勢而利導之使之北行開通灌漑西北得興水利可種稻田如是庶不至旱則赤地千里水則汪洋澤國西北之供億全賴轉輸於東南也况子輿運既行漕運可廢又何必築閘以蓄水與水爭道哉夫每水竭數千萬於河工毫無成效無異乎董金填河病國瘠民莫此為甚議者謂海運但可行之於無事之

時若漕運之權則操之在我老成謀國以為殷憂此則非我所知而未嘗不笑其計之左也一曰損妄費從來者侈起於逸樂節儉生於憂患而欲崇節儉必自君躬始每歲織造中有可減者減之有可罷者罷之不必輒循常例宮中所需宜有定數內務府宜歲支以若干而不必求之外省各省貢品視其所宜其他修造之有可省者工程之不必興者一例勿行自然費不至於浩繁一曰撤釐金釐務之設原以軍需孔亟不得已為權宜之計今事平之後久而不撤且若視之為利藪數十里之地關卡林立釐廠稅廠征權煩苛商民交病行旅怨咨此亦非所以為政體也此蘇子瞻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之理財者徒見釐金一廢則一省度支將無從出不知絀於彼者贏於此鴉片之稅可以加重而洋酒呂宋烟皆可權稅以入雖正之供古者本有丁稅現悉攤入田畝然而善理財者丁稅之制尚可循古法以復之惟毋使之擾民而已安知非補苴之一道也哉諸弊既除百利乃興關車路以通平陸設電線以速郵傳開礦務以采煤鐵五金鑄錢圓以便商民足國用行西北屯田之法以實營伍贍額兵製機器以興造織許民間用輪船以達內河立公司以貿易於外洋然後朝廷之上破格用人草野之間徵舉隱逸簡賢能豪傑之士不次擢用或備將帥之用或堪出使之才睦鄰柔遠禦侮保疆而於東南洋諸島新舊各金山俱設領事以樹國威以張國體收拾中土之人心翼保遠方之黎庶俾聲威

走豎迄乎徽外通商各國皆簡遣使臣前往駐劄無事則禮樂雍容有事則甲兵奮武鷹揚八
荒虎視六合方且欽漢超唐馳乎域外嗚呼謂不足見大一統之盛哉

審機

吾今日而言洋務其在我者曰務本而已矣其在人者曰審機而已矣如善奕者有先著焉爭
之則勝否則敗得之則安否則危申國數十年來其失之也屢矣而事變將成輒有天幸有天
津一案而法祖遭擒有伊犁一役而俄王被刺有馬江一戰而法將孤拔傷亡事不相謀而機
乃巧合冥漠之內若有陰為主持者不可謂非天之獨厚於中國也惟是事會之來詎有終極
人力不可不盡天功不可屢貪夫同利則相爭同害則相救者情也故公法者言理而非以言
勢也言公而非以言私也言常而非以言變也苟有可伺之隙可乘之便則讎敵固要重利即
友邦亦故戾心如五國助土攻俄其名甚美而伯靈之約俄割其北英德與意割其南逆使土
在歐洲無復寸土法越事起局外義無偏助而英滅緬甸日擾朝鮮乘人於危公義安在所謂
同利則相爭者也俄人蠶食蘇吞貪饕無厭傳之以法翼虎而飛英在南洋屢讓商埠以交歡
於德巨文島西藏之事以兵力所已據而甘讓之中朝者彼環顧歐亞二洲他日之大援舍中
德無能為役耳此所謂同善則相救者也泰西之所長者政中國之所長者教道與器別體與

用殊互相觀摩互資補救竊意西人忠信明決實為立國之原而三綱不明五倫散敗則他日亂機之所伏即衰象之所由成也夫君為臣綱古有明訓西人倡自主之說置君如奕棋其賢者尚守前規不肯者人思自取若已西諸國彼此相攻大亂方滋隱憂未艾此無君臣之倫者不足以致太平也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中國敬宗尊祖永保雲礽西人父子兄弟之關不相收恤故貿遷各埠者數傳而後不自知為誰氏之子孫未及百年已多裔離此無父子兄弟之倫者不足以存種族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乾坤定位夫為真綱西人重父輕男貧者不能婚娶貧異室家之累絕不以無後驚憤刻雖生齒繁昌日久終將哀歌此無夫婦之倫者不足以廣似續也之二者其事尚遠而自由之說此倡彼和流弊已熾獨俄君康頤於危殺然不為所動慮他日歐洲變亂俄人乘隙并兼則鉤足兵精既滅泰西必窺中國元太祖之已事可為寒心者矣幸英德慮遠思深力奔此論既開議院稍改民心倡聯邦合從之謀為由突徒薪之計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智者見遠於未萌明者避危於無形當雄雉獨立之姦稍有短長立分優絀不有高世之才絕人之識用法而不泥於法制人而不制於人則剛柔輕重之閒必有毫釐而千里者茫茫天壤同忘何人曠代人豪於今有幾此魯女杞人之憂所由扼腕無心而不能已已也

名器

傳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帝王之所以奔走天下者名器而已矣有德位之終則朝廷為之不尊無是非之公則豪傑為之不奮夫國之有賞罰猶氣之有寒暑歲之有春秋天之有風霆雨露也北極恒寒之地嚴霜積雪百卉凋零生氣索然迥非人境赤道之下四時恒燠卉木滋茂百產歛盈然物麗而不堅木華而不實天時雖美而地道無成其弊亦與恒寒等故必威克厥愛而後能持溫肅之乎必公爾忘私而後能振功名之路軍興而後保舉滋紛一衆多至數千人升官至三四級猶曰殺敵致果非是不足以勸首功也漸而及於洋務矣漸而又及於河工矣猶曰絕域往還宣防勞苦非是不足以致異士獎勞臣也至如賑捐累牘以邀功海運頻年而入告事端至瑣聯銜張大以陳詞奏案將成四海奔馳而景附廟堂以寬大為治官吏以苟且為心上下因循不可救藥他日偶有軍事或議邊防恐恩將則瀉名實相亂通侯騎討不能開戰士之心爵命告月未足壯戎行之氣矣歷觀往古當全盛之世朝野上下人才眾多其名器未有不慎者及其衰也人才鮮少爵不必當罪賞不必當功其名器未有不濫者慎與不慎之間家國安危之所繫即古今治亂之所由開也夫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自古已然於今為烈不有先幾之智何能以永保太平不有燭照之神何足以潛消隱患宜定為

三等計勞績之階資識深遠懲前必後關異日之治忽者上也宜密陳事實以須不次之升所謂千里之馬曠世一逢寧闕毋濫者也邊事海防制勝克敵保見在之疆國者次也宜力戒賄徇以絕虛冒之弊所謂百金之士忘身徇國功績著明者也此外紛紛則皆尋常勞績宜限其數嚴其格峻其防薪俸可優而班資不可亂賢勞可錄而爵賞不可干昔日倖獲之徒並宜考察賢愚示以區別除積弊務獲真才異數難邀虛名乃重持之二十載而後為民安業四海清澗野無遺賢朝無倖位何至如今日之有擊鼓擊馳驚往來擾擾然而事懂懂然而亂哉夫莫裨不去則嘉禾不生綱紀不明則賢才不出文武之道一張一弛至今日而弛之極矣非改而更張焉何以獎不世之功應非常之變也公忠體國之君子當不河漢斯言也

捐納

捐納一途昉於漢之納粟得官本哀世之政而行之於今幾視為終南捷徑竊以為此必須改革者也何則官所以維持公道若私心不絕則必公道不明捐納者仕版未登債臺先築勢必剝民償欠蠹國肥家其或稱饒富號素封者而以錢買官亦復同於壑斷縱使清廉自矢亦不能取信於人夫鬻爵賣官乃弊政之尤此蓋古昔權臣乘便營私借是以竊朝綱而收物望所謂拜爵公朝受恩私室也今之捐納幾同市道明相授受固無慮此且捐班中正多奇士明白

世事或勝於科甲之人今欲一旦驟行廢之天下懷才求仕者得無因此而失望不知吾正欲使天下之人人皆可以為官天下之士人人皆可以從政惟必先廢乎此乃能與乎彼耳且夫捐納之中亦有數等抱理煩治劇之長而屢試不售懷禦侮折衝之畧而資格不符捐納不行則其人何以表見矧與其奔競權門夤緣竊爵孰若輸資國帑得遂明揚此捐納之實情也今吾將於數等之中為取才之方而公之以選舉若存捐納之一途則才將以無所鼓勵而自廢以廢才而授之政非所以重名器也官者出與民間辦一切公事者也其人而有能則人必樂其為官是官無求於人而人有求於官夫至人求而後為官名器之重則真重矣其能副乎民望可知也其能善於從政可知也以是治民民必覺其福益其地與民相近情與民相親必能視民事為己事而於職自無廢弛民自日徵其悅服矣官民一氣而世或不治者未之有也而非先廢捐納不可夫取才者視其法之真偽以真法取才則真才出而偽才去矣以偽法取才則偽才進而真才無矣今當振奮之初事求實效必自官場始而官尚清廉必自廢捐納始官之大患曰貪捐納者輸資於國而欲取償於民求其不貪安可得乎夫國家不患有謀利之人而特患其謀利之不善蓋利賴不興則民生不遂民生不遂則國勢必衰則何不令捐納之人轉為商賈作商得財人皆仰之作官得財人皆鄙之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自辨矣中國

民殷物阜世之席豐履厚者最喜於邀爵秩以為榮捐納若設則國家亦有所資捐納者當給以虛銜而不昇以實官是或一道也至于豪商大賈巨室富家或樂善好施或急公奉上亦宜寵之以簪纓榮之以衣項以勵庸流用知勸勉亦為清理兼盡惟不可使之身臨民事夫捐納之弊其害已至於不可問即使旅進旅退無所短長而捐納之例存則為官失治平之本額損納之例廢則從政得稱職之真才張弛之機實係乎此蓋捐納既停則凡人一技之長一藝之擅皆可以為官而有志於技藝者無不見專長獨擅凡一法之善一事之能者皆可以入政而留心者愈眾孰得而掩其所善沒其所能如是又何俟乎捐納也哉且天下之才有以鼓勵之則無限量吾將以無限量者收才才皆入吾夾袋之中是無才非吾才亦蓋捐納留則才隘而私捐納廢則才廣而公必然之勢也民既不專官而為商宜令民間糾合公司大興商務如利藪可興辦有成效者國家給以稱頌功牌若生意不前折閱負累者國家許其報窮免究如此而商務不振者未之有也今華商之善賈雖西人亦自愧弗如捐納一廢則善攻心計之流皆轉而為門智投時之舉而國家之陰受其利者多矣且夫人之所重惟利與名使為賈者不得為官則人或以商務為濁流而鄙夷不屑乃為官者正不嫌其為賈則人將以商務為正路而遲勉以圖商賈中如有品行剛方行事中節者人必舉以為議員以辦公事是求利中不失其

求名之望求名中可遂其求利之心况官由眾舉而來磊落光明比捐納者之婢膝奴顏聲價百倍矣故捐納行雖欲求好官決不能得捐納廢雖不欲求官而官將辭之不得矣且也捐納廢而後好官出好官出而後公道明公道明而後民志暢民志暢而後國運昌我國家宜知務矣

停捐納

天下自捐納之開朝廷之上幾有市道焉內官自郎中始外官自道員始以次遞下一切皆有價值而更復減價折直以廣招徠從此守財之虜絞袴之子只須操數百金數千金數萬金以輸之部立可致榮顯朝猶等於負販少已列於縉紳矣其用費尤多者即可領憑赴任其指省分發需次省垣者亦復隨行逐隊聽鼓應官公然以為民上自居矣但得與上游相識或有世交舊誼立可得優差或派之釐稅各廠月取數十金或百餘金而問其果皆實心辦事否則月至不過數日餘皆委之同事而已各廠事簡而人眾不過上游以此為調劑而已其所以糜費朝廷之府者不知凡幾是挾數百金數千金而收其利而至於無算但在廠當差數年而捐納之費早已全償及其挨班得缺取盈於民尚忍言哉近日行捐員考試之法以觀其通否而所出之題則策論也聞悉係倩人代作不過照例納金以飽關役之囊橐而已若是者仍非甄別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善法緝暴之良規不能安善良而除莠惡此泰西各國所以有巡捕之設也攷西法通都大邑俱設巡捕房分別日班夜班派巡捕站立街道按段稽查遇有形迹可疑及毆鬪拐騙盜劫等情立即拘往捕房送官究辦故流氓不敢滋事宵小無隙生心即有睚眦小忿口舌紛爭一見巡捕當前亦各釋忿罷爭不至釀成命案而其禁止犯法保護居民實於地方民生大有裨益誠泰西善政之一端也我中國自通商以來漸知西法之善獨巡捕之設從無人創議施行豈以祖宗成法具在不可一旦而更欬抑以聲明文物之邦不角行西國政治歟雖天津設有看街巡丁然似是而非名實不符有其外觀無其實效也今中國各省奸民布滿市廛或名青皮或名光棍或名混混或名流氓總而言之皆莠民也此輩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游手好閒毫無恒業挾其欺詐伎倆橫行市肆之間遇事生風無惡不作不啻以拆梢為社訣以敲詐為薪傳皆因內地城鄉無巡捕往來彈壓故敢肆無忌憚怒不畏死又甚者為哥老會匪其黨羽衆多佈滿長江一帶肆其怯篋之能而犯案者絕少蓋不肖紳士往往為之庇護差役更勾通一氣坐地分贓或以局賭為生或以扒拐為事語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粵匪之肇亂可為殷鑒當軸者猶蹈習故常不思除其根本後患尚可言故除根之法莫要於仿照西法設立巡捕何則從來國家所以禦外侮者在乎水師之精陸軍之勇而所以遏內亂者在乎巡差之密捕

後之勤乃中國南北水師內外陸軍訓練不精老弱不汰敢至則望風先潰固已有名無實而於巡差捕役竟至絕無其人迨有盜劫等案先事不能預防事後但憑官格以江托受託者仍難破案蓋所恃以緝犯者專在差役而差役之弊積重難返民受其害官受其累豈世如一印之路平日政廢良儒倚勢作威一切徇私弄法反與之同弊相應所以地處不靖此類事若一旦覺起者倚官為亂必須徵兵勦捕賊能於城防害已步則何如預設巡捕於平時以防患於未然杜亂於無形也今宜照何君沃生所言變通辦理每縣設一總巡捕官每一墟場市鎮城鄉河泊俱設巡差幫辦少者一人多者二三人每一幫辦所統巡捕等以地方大小為定小則十人大則三四十人縣城內外則須五六十人方敷按及後巡其巡捕總命於幫辦幫辦聽命於總巡總巡之署宜設於縣署之側各幫辦駐紮之處必設電線或德律風以達總巡官署俾消息之傳遞靈通不難隨機應變也地方籌事則幫辦督令巡捕巡查街衢遇有違法犯禁擾及地方者則詳請勸諭使民有所趨避如固執不聽乃拘護究辦遇有整頓地方之事可會同縣官辦理預先諮詢詳明使民知所趨向如古之司市司執等職是也若地方有變如劫掠闖關之事巡捕須預先查拿設法彈壓以免釀成事端如不能上則幫辦以電報達總巡總巡則一向中報縣官一向發電附近各處幫辦同協同心使文情兩便已若不幸有

匪徒倡亂非一二幫辦巡捕所能彈壓則總巡可盡調合邑巡捕仍申請縣官聯銜請近處軍營調兵協助如此則揭竿之變烏合之徒未有不立地清肅者也獨是平日約束巡捕宜嚴而不宜寬益舞弊營私乃胥役之長技非大懲小戒雷厲風行不能絕欺蔽之端而收振作之效是當嚴定條規每日應行事件必有一定時刻違者必罰巡捕未當差之前須由總巡或幫辦逐一點名然後分派各處地方認真辦事專為保護良民查拿盜棍其有性情克暴辦事怠惰以及私受賄賂勒詐平民窩藏死賭等弊許民間據實指控查明有據立予重懲庶幾戢其狐威窮其機技防閑既密弊竇可除也然既有嚴罰以儆其心尤當設重賞以勵其志巡捕如能奉公守法不憚勤勞由總巡隨時記功三次者削除差籍賞給公牌如果益加奮勉不至始勤終怠記功於六次作為異常勞績立即升遷幫辦其或終身當差無功而亦無過沒後察核事績亦准削去差籍其子孫應試指官與平民一體藉資激勵若幫辦有功則升總巡總巡有功則升州縣如此賞罰嚴明不難收得人之效矣難者曰中國幅員孔長如是舉辦需費浩繁款將何出則應之曰是無難也籌款之法有二一曰用罰款凡州縣衙門遇有案件無關風化者如田產門毆等案一概准其贖罪視犯罪之重輕定罰鍰之多寡均充開銷巡捕等費每至月杪將收贖之數支銷之數按款列明登諸報章以昭信實倘有不敷之處則就錢糧稅

項內稍資津貼自能綽綽有餘或以罰緩之法西國盛行我中國步武後塵不免有傷國體不知金作贖刑虞書早垂明訓我乃以今復古並非用夷變夏也何容總總焉過慮哉

胥役

自胥役盤踞要津而天下之良民寡不肖之民眾矣自要津重用胥役而天下之良吏少不職之吏多矣凡事利與害常相因法與弊常相積惟胥役者則以法生弊有百害而幾無一利者也顯絕其嚮上之望陰授其為惡之權刻予以養贍之資寬示以貪婪之路雖有聰敏末由昭暮夜之奸縱極廉明豈可闕爪牙之用官司有更替吏役無去來官府各有責成吏役隨相勾結鋤而去之不能也革而除之不得也更而易之而如故也附骨之疽割之而再發憑城之鼠焚之而即危文法之弊至斯極矣然則吏役其不可用乎而亦非也治之之法厥有三焉一曰嚴定限制吏役如天人惟恐不傷人為吏役者如養虎狼惟恐其傷人者也多則稽察難周少則防維易密今六部之散吏每署至數千人州縣白役大邑千餘人小邑亦數百人此輩耽耽然逐逐然日思致富而無一藝可以周身所取之財非萬姓之脂膏即人家之帑藏也宜申明舊制酌定額數奸胥蠹吏立予刑除違者罪其本官參處勿貸則人數減而黨類漸孤矣二曰優給工食彼吏役亦人耳飢欲食寒欲衣父母妻孥仰事俯畜而歲給工食不足供數日之養

不舞弊焉烏在不凍餒而死也峻法繩之彼將藉口宜籌開款優給工食務足以養其身家而後嚴定所置禁絕需索續有犯者處以極刑則法令行而生命重矣三曰量予出身舊制吏員歲有考察自捐例廣開仕途壅滯而遞補無期宜之公正者得保鄉官酌量才能授以敬職惟差役賤隸人所不齒故虐民最甚而積弊最深宜擇安分練事者或賞給頂帶禁身或咨送勇營補給糧餉著有勞績一律保升則上進有途而人思自奮矣減其額恤其家重其賞嚴其罰彼吏役者素知國法亦具人心而謂其恣肆冥頑仍如今日之索賄營私殃民害政無是理也或曰吏役者官府之耳目爪牙也減之而政務殷繁慮多廢亂民情刁健將故抗違可奈何夫勢為累百不如一鴞今之吏役治事則不足觀法則有餘誣良是其所長緝暴是其所短嚴稽慎選興事勸功既已厚其薪工而加以拔擢矣則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靈泉嘉木不擇地而生誰謂簿書徒隸之中遂無卓犖英多之士哉

保甲

天下大矣人民衆矣古之聖者視天下如一家撫中國如一人不灼知其戶口之多寡風氣之剛柔士農工商所執者何業東南西南朔所居者何方依然擾擾然若焉之無轡舟之無楫何由御繁以簡舉重若輕運天下於掌上哉故保甲者三古之遺規百為之綱領而萬化之權輿

也漢世黃老盛行高言清淨折衡剖斗賦役繁苛比及唐時改為兩稅元明而降統曰地丁本朝豁免丁錢蠲除徭役厚生利用生齒日繁嘉慶時天下戶口之數已逾三萬餘萬大生廣生之德曠古所未聞也軍興以後伏莽未清屢下臣工力行保甲以實稽民數而潛杜奸回乃一紙空文終年往復稽查督責虛有其名徒增供億之煩絕少奉行之實其名城巨鎮耳目昭彰開立門牌以應故事至於窮鄉僻邑江市山城則間寂蕭條從無過而問者即使派員督辦下檄嚴催亦不過遣役僉差徒滋擾累致先王良法美意轉為里役衙蠹婪贓索賄之資積弊深微末由挽救保甲其一端矣此其故由於親民之官溺職孤恩不能盡心民事也固也亦由各省牧令轄境太寬而佐理無人不得不授權於吏役雖設承尉祇解營私亦有監司徒增掣肘重以三年任滿遷調頻仍別有升途不關治行情形不熟而政令不行此所以內外掣掣然日思求治而天下愈不可治也惟鄉官既設則保甲可行十家五家為保為伍版籍之稿數可一覽而知奸宄之潛蹤可一索而獲至如興養立教成俗化民均若網之在綱絲之就緒有條不紊井然秩然彼牧令者總其事仰其成而已國家之闡澤墜蔽而無從官府之文書奉行而愈速恩施可以下逮而疾苦得以上聞何至廉遠堂高情睽勢隔上欲舉一事而曠世難成下欲訴一言而終身莫達哉故嘗謂今日之弊民之望官也如天屬僚之望上司也如天臣鄰之望

宮闕也如天如病呢逆胸膈不通如患痿痺氣息僅屬以致外人肆逞凌侮中朝尊攘有心而挾持無具也君臣一德宮府一體上下一心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令中國四萬萬人之精神才力共圖一自強之策雖併吞四海無難也而何異乎英俄何憂乎船政何懼乎陰謀秘計之協以圖我哉

原道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豈有二哉道者人人所以立命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蓋以倫聖而非以聖聖也於以可見道不外乎人倫苟舍人倫以言道皆其歧趨而異途者也不得謂之正道也是以儒之為言折之則鸞露人言人不可以須臾離者也我國所奉者孔子儒教之宗也道不自孔子始而孔子其明道者也今天下教亦多術矣儒之外有道變乎儒者也推而廣之則有執筋教景教回教希臘教天主教耶穌教紛然角立各自為門戶而互爭如水火耶蘇教則近乎儒者也天主教則近乎佛者也而餘參儒佛而雜出者也顧沿其流猶必溯其源窮其端猶必竟其委則吾得而決之曰天下之道其始也由曰曰異其終也由異而同儒者本無所教達而在上窮而在下需不能出此範圍其名曰教者也教之徒從此而強名之者也我中國以政統教蓋皇古之古王皆聖人而在天子之位貴有常尊天下習而

安之自西南洋而外無不以教相雄長泰西諸國皆以教統政蓋榛莠之氣倦而思有所歸高
識之士以義理服之遂足以綏靖多方而羣類頌以生長功德所及勢亦歸焉泰西立國之始
所以皆有一教以統之者也天下之人陸阻於山水限於海各自為教而各爭其事其間有盛
有衰有興有滅與人事世運互為消長知道教一變流為異端佛教流入中國而微挑弱教景
教祇教今並無聞焉回教雖尚徧於天下而其衰亦甚矣近惟天主耶穌兩教與儒教屹然鼎
峙天主教中所有瞻禮科儀煉獄懺悔以及禁嫁娶茹葷無以異乎縉流衲子此殆不及耶穌
教所持之正也今日歐洲諸國日臻強盛智慧之士造火輪車舟以通同洲異洲諸國東西兩
半球足跡幾無不徧窮島異民幾無不至合一之機將兆於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則道亦將由
異而同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則先假器以通之火輪舟車皆所以救道
而行者也東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蓋人心之所向
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會貫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諸國今日所挾以凌侮我中國者皆後
世聖人有作所取以混同萬國之法物也此其理中庸之聖人早已燭照而券操之其言曰天
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而即繼之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舟車所至人
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之謂大同

原學

中國天下之宗邦也不獨為文字之始祖即禮樂制度天算器藝無不由中國而流傳及外當堯之世羲和昆仲已能制器測天璣璣玉衡以齊七政而兄弟四人分置於東南朔而獨於西曰昧谷者蓋在極西之地而無所紀限也當時疇人子弟豈無授其學於彼土之人者故今借根方猶稱為東來法乃歐洲人必曰東來者是指印度而非言震旦也不知印度正從震旦得來歐人律歷格致大半得自印度而印度則正授自中原即以樂器言之七音之循環迭變還相為宮而歐人所製風琴其管長短合度正與中國古樂無殊他如行軍之樂號吹之歌中國向古有之至今失傳耳當周之衰魯國伶官俱懷高蹈而少師陽襄則遠入於海安知古器古音不自此而西乎他若祖冲之能造千里船不因風水施機自運揚么之輪舟鼓輪激水其行如飛此非歐洲火輪戰艦之濫觴乎指南車法則創自桓元公以送越裳氏之歸靈憲曠則已見於宋虞允文米石之戰固在乎法朗機之先電氣則由試琥泊法而出者也時辰鐘則明揚州人所自行製造者也此外測天儀器何一非由璣璣玉衡而來哉即以文學言之倉頡造字前於唐虞其時歐洲草昧猶未開也即其所稱聲名文物之邦如猶太如希臘如埃及如巴比倫如羅馬所造之字至今尚存文學之士必以此為塔梯所謂臘項文希利尼文也然中國

之字六書之義咸備西國之字僅得其一偏諧聲之外惟象形而已埃及字體散漫其殆古所稱雲書而雲名者歟猶大史書記載獨詳上下約畧五千年未必能先於中國也觀其轉徙所至總不越乎亞阿兩洲之書觀之其精理微言遜於中國遠甚惟祭祀儀文髣髴相似其他同者或亦由東至西漸被而然者也中國為西土文教之先聲不因此而益信哉

原人

嘗讀義經之言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而知禮義之所措大學一篇首言治國平天下而必本之於修身齊家此蓋以身作則實有見夫平治之端必自齊家始欲家之齊則婦惟一夫夫惟一婦所謂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天之道一陰而一陽人之道一男而一女故詩始調雅易首乾坤皆先於男女夫婦之間再三致意焉自後世媵御之制興而自天子以至於士正嫡而外無不有陪貳爵位愈崇媵妾愈衆天子則有三宮九嬪二十一御妻八十一元士鄭康成又益以當少之說謂此百有餘人一月之閉必使循環一周然則上古帝王其縱欲以娛情殆若此歟殊不可信也要之書經秦火以後已無完簡漢儒綴緝於叢殘煨燼之中參以己意如曲臺記等要即出於漢儒之手無疑降至後世後宮佳麗至於數千阿房之建羊車之游極欲窮奢不可

致詰而無人之擁多貨享厚奉者粉白黛綠列屋而閒居妒氣負恃爭妍取憐嗚呼以此觀之
幾等婦女為玩好之物其於天地生人男女並重之說不大相刺謬哉是以歷代以來多有女
謁之禍桀有妹喜亡紂以妲己喪幽以褒姒殞吳以西施沼漢成帝以飛燕戕其身陳後主以
麗華覆其宗唐之高宗以武氏絕其傳元宗以五環感其國其變愈甚其禍愈亟正后嫡室至
於敗斥而不悔此皆由乎家之不齊而天下國家之所以不平不治也說者以為天尊地卑地
道無成故夫為妻綱而女下乎男雖有六宮嬪御奔走滿前而乾綱獨斷者一人而已又何傷
乎昔者堯帝釐降二女於端洎益以二女事舜而觀其內也舜又頑母器弟傲而舜晉化之是
父子兄弟之倫已可見矣若使二女同居志不相得則夫婦一倫尚有所歎而於齊家之道猶
為未始此乃堯特以是試舜耳且舜以娥皇女英之外又有於比三妃並侍視若固有誠使男
位正乎外女位政乎內妾媵雖多又何足慮由國而家何莫不然說者又謂中國風俗異於泰
西况泰西上古如以色列亞伯拉罕大開皆由數妻迨今美國中如麻沙米色邦其婦人多喜
為夫納妾是則泰西亦有古今不同者未可以一例論也竊以為凡此諸說皆不必論而教化
之原必自一夫一婦始所謂理之正情之至也試觀鄉里小民男耕女織夫倡於前婦隨於後
歲時伏臘互相慰藉雖歷辛勤而不忍推之於一夫一婦者亦無不然室中既有二婦則夫之

愛憎必有所偏而婦之心亦遂有合昔之異恩答文作訕謫旋興大家世族多有因此而不和者門庭乖戾必自此始一家既如此一國可知矣論者雖譏泰西諸國於夫婦一倫為獨厚而
其家室雍容閨房和睦實有可取者因而知一夫一婦實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無論貧富悉當
如是或謂納妾以冀生育繼宗祧此甚不得已之事何不可行不知納妾以求子不如行善以
延嗣之速也易於二女同居之卦取象於睽睽者離也一男而有二女其不至於離心而離德
者幾希矣故欲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則先自一夫一婦始

原才

天下非無人才患在取才之法未善用才之志不專又患在上之人不能灼知真才其所謂忠
者不忠其所謂賢者不賢而於是天下之賢者隱矣夫賢才者國家之元氣也賢才在上則國
治賢才在下則國亂至於雖有賢才而無如之何則國亦隨之以亡賢才之繫於國家不綦重
哉乃世之當軸者其所為收羅人才之道則曰我不用之略示以羈縻則將北走胡南走越矣
嗚呼此以天下之人才而概以張元吳吳目之也如此則人才豈為之用夫所謂天下之賢才
者往往難進而易退用之則謹身以進不用則奉身以退且用之不得其正與用之而不盡其
才則其老死廢已耳故賢才之於世猶威鳳祥麟景星慶雲天之生賢才亦若甚難重以出

之豈有賢才之自待反敢自菲薄乎哉士有懷才不遇不能見用於世者往往慷慨悲歌牢騷
抑鬱使其天年而致殞其身楚屈原之懷石自沈賈長沙之賦鵬自悼皆是也千載而下憑弔
人才者猶為之歎戲異歎而不置嗚呼此非長國家之咎歟夫天地生才而國家非惟不能用
又從而摧殘屈抑之以自斷其元氣國家何由而盛歟今國家取士三年而登之賢書升之大
廷稱之曰進士重之曰翰林以為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所試者時文耳非內聖外王之學也
非治國經野之道也非強兵富民之略也率天下之人才而出於無用者正坐此耳乃累數百
年而不悟若以為天下之人才非此莫由進身其謀亦甚矣敗壞人才斷喪人才使天下無真
才以至人才不能古若不由無此每一念之未嘗不痛哭流涕而長太息者也然則用才當如
何曰凡有拔擢人才之責者當隨時隨地以留心有才堪大任者有才可小受者有才能勝艱
鉅者有才堪遠到而能宏濟於艱難者一一誌之而不忘悉收之於夾袋中因才器使各當其
任其有才不能招致者則屈節以求之弓旌之召纒帛之加雖窮巷鄙巷而亦至焉如是天下
亦安有遺才哉夫上以真才求則下以真才應其有踰貌矯情驚奇炫異以惑天下之耳目以
亂天下之聰明者自不敢至前矣世有真才亦有偽才偽才之與真才猶磁石之於寶玉魚目
之於珍珠火之而後知而不能辨也試之而後見而不能空說也為上者若不能兢兢致權

乎此但震於其外之應對捷給言論縱橫自以為能行肩天下之重而負一時之望則未有不
誤及蒼生禍流赤紫者如王安石之於宋是也是以治世而人才盛都俞吁咈於堂陛之間拜
手颺言於朝廷之上上盡用之而無遺也亂世而人才亦盛或躬耕於隴畝之中或誦讀於草
野之內上雖弗之用而衡門以水固自有以自樂其天也若人才而處亡國之際不憚捐軀絕脛
毀家滅身以求挽既去之天心而扶已衷之大局決不肯策名新室拜爵興朝有寧蹈東海以
死而已由此觀之人才何負於國家哉其有一不見用即生懟上之心怨咨謗訕致形諸言語
而見之篇章此其才則秉天地之戾氣而生者也不得謂之真才夫所謂真才者與國家同休
戚共患難者也國家培養人才數百年至此乃貪其報用與不用一也

原士

余嘗聞何君鏡海之言曰天下之治亂係於士與農之多寡農多則治士多則亂非士之能亂
天下托於士者眾則附於仕者亦眾而游惰者且齒甘乘肥三代下之國家所以有岌岌之勢
矣五行百產不能給生人之用土齒繁則殺戮相仍此天道之當然也耽於逸極於欲門於巧
百族萬類元氣剝喪而傾折沃札隨之此人事之自然也夫難初平百物凋敝人安耕鑿而無
競無求極盛之時文治昌明而詐偽日生殺穢潛匿此又歷代之遞衰相為倚仗者也漢祚者

弟力田與策賢良並此其制猶近於古後世以文取士以資為郎以級紀功皆以黠民御樸民耳雖欲治其可得哉嗚呼何君之言其即余欲以簡治天下之意也近樸遠醇正在今日夫今之所謂士者皆有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者也其實民而已矣安得為名為士哉今國家之於士也取之太多簡之太驟人人皆可為士數年間一邑之稱士者已至數十百人按其中皆貿然無知者居多由是士習日壞士風不振而士遂為人之所輕因而嘆天下之無士嗚呼豈過論哉譬如米珠於淵采玉於山取既竭則以泥沙代之人見泥沙並谷珠玉為無用而士遂無以自見其長為今計者當廢時文而以實學略如漢家取士之法於考試之外則行鄉舉里選而行而不尚才則士皆以氣節自奮矣至以考試取士亦當減其額去其間與其多取而賢不肖之皆多無實寡取而賢不肖之皆少且士既少則下知貴而為上者教養皆當用學中取疏書院膏火養數百人不足者養數十人而有餘於是士不為非而恥廉慙焉且士既不為時文其心思智慧或磨礪以成有用之學何至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問以錢穀不知問以兵刑不知出門茫然一舉步即不識南北東西之向背哉或曰有明之以時文取士蓋欲其廢書不觀使之同於一隅之中而其能出其範圍往往有焉然就學皓首無成而士之受其愚者不少矣嗚呼此徒以功名富貴鼓舞其心志雖有奇材異能非是真由進有其愚者之心實無異

乎祖龍之一炬也乃後世仍復因循不改明知其無用而絕不思其變計此豈以在廷諸公皆由時文以進身一若舍是並無良法歟夫書取其足以記姓名而已宣聖有言曰辭達而已矣是即文字尚不必求其甚工況於無用之時文即曰時文所以代聖賢立言顧聖賢之前言往行昭然具在固在乎身體力行又何煩乎口為摩擬作優孟之衣冠夫學時文不成則竟成廢人耳設以學時文之精神材力專注於器藝學術即不能出而獻諸大廷而終有一技一長一材之擅足以終身用之而有餘者故時文不廢人才不生必去時文尚實學乃足以見天下之真才或又曰時文中何嘗無人才本朝之功烈彪炳才德彰聞者何一不由科第中來即今時曾李左三相國亦以時文為進身之階是安見時文之足以害人才也不知此即吾向之所謂非時文之能出真才乃真才之不困於時文耳吾請一言以蔽之曰今日之徒能時文而器然自足者皆不得謂之士此乃民之實而竊士之名者也況乎今日之士即異日之官巍然身為民上者也時文中果有治民之譜歟昔者取士之途寬而用士之法嚴今日取士之途寬而用士之法濫乳臭之子朝登科第而夕握印綬矣不必試而後用也而烏得不病國而殃民故時文不廢天下不治吾今請開數科以取士即以其虛言而徵之以實效取之寬則人才皆入吾夾袋之中而自無或遺用之嚴自不得以空文徵於一時士習既端而民俗亦厚將見尚氣節

懋廉恥教品行而無寶之士自轉而歸於農工商賈以各遂其生今日風俗之弊在好諛而嗜利欲反其弊莫若開言利之門而開諫諍之路故停捐納所以伸士氣獎直言所以堅士節如是而官方有不澄仕途有不肅不足以揚郵治之休而臻於漢代文景之隆者未之有也

各省宜建題材館儀

東甌陳志三孝廉上書張勳果公謂大臣之視人材當如父兄之得佳子弟寧減其家常不憚之浮費培植以使成材斷無久任其埋沒之理夫人抱不世之志為人所難為拔策遠來其為衣食計則可憐其為國家計則可感寧有堂堂大國遠無涓滴以蘇尋丈之鱗也况以天下之人才辦天下之大事當無不與之利不給之虞彼人材者肯一籌莫展強欲求魚甘受當途之蔡蔡乎哉知必不然矣壯哉此言蒙嘗讀之而有感焉陳君具經世才所著治平通議故時要議其言雖不盡純而秉國鈞者苟得其說而存之於求治之道已得過半惜乎託諸空言不聞有奉而行之者夫人才者國家之元氣也督撫受天子命作牧方隅其爵秩雖與京朝之尚書侍郎相等然尚書侍郎苟不任軍機不兼總理衙門之職則其閒散無異乎外省之教諭訓導循行數目畫諾署名而外無他事也若督撫則雖如雲貴之偏省而軍政民命鉅細之事每日無慮數十百端非大開幕府廣辟賓寮無以為治法宜於督撫所駐之地建一題材館厚其原

錄精其院宇延聘有道德能文章之士不論爵位不拘鄉貫以備顧問之選惟不得以江湖遊
客濫廁其間况今 皇上宵衣旰食志切求賢伏讀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十三日 上諭

為政之道首在得人當今時事多難尤應選拔真才藉資幹濟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將軍督
撫等官於究心時事體用兼備者臚列事寔專摺保奏等因具見 聖天子孜孜求治亦以

舉賢才為首務嘉定慶侍郎壽恒保薦陳謨羅正鈞袁銜諸人摺內有云有才而不竟其用

則豪傑歎歎用才而不及其時則英華消沮當此多事之秋非志慮忠純不能勉殫血性非通

知時向不能共濟艱難此數語極為切當今之人才大率有二途志慮忠純者類多潛修刻苦

勉為聖賢而責以肆應無方不免貽操刀多傷之慮通知時向者類多博洽恢張高談經濟而

責以細行必謹不免以小德出入為辭此體用兼備之儒所以不數數覩也然國家用才必文

其備督撫育才則不必求其備但使有可節取皆足裨我高深翹材館中宜分為二科一曰明

體一曰達用有志趣堅定服膺正道介介不苟篤實廉勤者是為明體蓋今世競言變法使無

此等人作中流之砥柱則舉趨於苟且欺罔變本加厲不可終窮更治安有起色之望有天資

明敏究心經世涵涵雄辨智勇兼優者是為達用蓋今之時向為三古以來所未有非於泰西

各國之書博覽而得其要領其才又堪參謀軍政閱練戎行戰守機宜靡不洞悉則一遇華洋

交涉安能措置裕如斯二科者缺一不可取材館之設其利有五一日培人才中國人材困於資格限於門第楚河晉用淺見者不免生疑科甲異途寡識者判如霄壤此數端各膠成見遂令英偉奇特之資不克自奮於功名之路東事起後

天子汲汲求賢方欲得人共理變法自強一國振作然空言求才不得矣領事一部十七吏不知從何處說起今此第一設則每省之中有一人材淵藪爬羅剔抉取精用宏採玉探珠於斯總彙其利一也一日通民隱泰西有議院今分為上下兩院其初祇有公議院而已英國俾蘭雅譯佐治男言云各西國古時風俗至今猶存者惟一議院之法為最善以能權衡於中使上下兩無偏倚也其制由來已久並非近時創設之政或云初係國之耆老聚於一處商酌國政又云國王令各諸侯聚集貢獻進見國王此為公議院之始然無論設立之始何如而歷代相傳皆能裨益於國可稱第一良以上皆傳
備雅語中國雖未克仿行而取材館之設亦隱有議院之意

蚩蚩者妖特有一二賢且才者為之領袖萬方觀聽實係乎此使任其沈淪理沒後患何可勝道俾蘭雅又謂英國國政一切示民以寬因其深信百姓極有識見斷不至記上作亂有負國恩故百姓之事大半聽其自主即國政亦准民間公議登諸新聞紙上以備採擇蓋政事雖則經國家極力斟酌完備能無百密一疏之慮果有不洽輿情亦不妨重加損益務歸至當觀於

此則泰西國家已行之政尚可任民公議。矧其為佐治之疊臣，以清流宣化，致君澤民為事者，奈何不以所欲興之利欲革之弊，就商於賢人君子乎？彼今之坐擁封圻，妄自尊大，深閉固拒，惟我獨尊者，清夜捫心，能無自愧乎？各省併設一官，則督撫無從開拒，苟有不便於民之政，館中賢哲不難即為轉圜。民隱既通，吏治自肅，無議院之名，有議院之實，其利二也。一曰裁刑錢之幕，謹方今上自督撫，下至州縣，所恃以為治者，刑名錢穀兩幕而已。每省之中必有一考幕，盤踞於省中，或在臬署，凡各州縣所延請者，非其子弟，即其門生，偶有不用其黨，則必於公事之中多方掣肘，使之不安於位而後已。且督撫司道，鮮久於其任者，一二年中必有升遷，調署官易而幕不易，以致此輩氣餒益張，雖近時公正督撫，時有驅逐劣幕之舉，然誅不勝誅，懲一不足以儆百。且如湘撫陳右銘，中丞嚴辦臬幕，任某黨請革去，保舉勒令回籍，交地方官管束，而省中大小官員多其書友，為之通融隱匿，任某不知悔過，竟敢於浙江會館廣召同黨，門徒張飲，要挾出言無狀，又刊刻利幕公啟，多張黏貼，通衢語皆悖謔，大肆毀謗。中丞新政以是為非，雖經長沙善化兩縣宰出示訪拿，終歸無獲。又某省巡撫某中丞亦曾參辦某幕，後其人仍潛居某省，宣播中丞過失，以致言官彈劾中丞，竟至罷官。某中丞行事本有可議，而此君居心巧詐，罪亦可誅。中丞去任後，某於其省府城隍廟鼓吹，祭神，懸一匾額，大畧畧前凶勳惡之意，隱

寓其復仇之快心感世誣神目無法律幕權之大於斯可見今既設翹材館凡一切倉庫漕糧刑律工政使羣賢分科講習互相切磋遇有大獄疑案詢謀僉同然後判發不必授權於刑錢兩幕其利三也一曰革胥吏之弊舞幕友弄權多通胥吏胥吏所挾是為則例馮敬亭前輩抗議云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挾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亂其言最為痛切試取馮先生省則例易吏胥兩議讀之可得為治之本同庚嘗謂天下名利兩途不並立胥吏無名可求於是專心致志以牟利而又有繁重瑣屑之例案巧為此輩藏身之地即如賦役一項明已著有全書以備參考而全書所載款項名目分合雜糅不可究詰為當官者不習會計雖日取全書而鈎核之無從知其定數惟積年之老吏則洞悉於胸中故吏之與例相依為命者也欲求其弊莫如以士人為之定其考成立之年限使之減去利心畧動名心或者稍能挽回於萬一錢竹汀謂元時士人皆樂為吏而吏亦知自重自士大夫之於吏以奴隸使之盜賊待之而吏遂無所用此說亦洞中肯綮士大夫以吏為輕而吏之權愈重蓋彼所挾之吏小民生死之命無不繫焉大僚升黜之柄無不由焉此何等事而以奴隸盜賊任之乎况以士人為吏前代已有行之者今設翹材館雖非以士為吏而凡吏胥敲弄之處館中諸君子得從容訂正之彼吏胥者祇能奉行故事謹守成法不敢因緣為奸以持長官之短長惟開誠而布公自集思而

廣益藩且無權何論乎更其利四也一曰防敵國之慮患漢朱家語滕公謂上求季布急此不
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滕公如其指言於
漢文果釋季布史漢載之以為美談誠以磊落奇偉之主必思得當以報知己苟急不能擇主
而為敵國所用始悔不早收之則已晚矣陳孝廉士張宮保書亦云 國家厚澤深仁淪浹
肌髓垂三百年士食舊德斷無不感激涕零願効馳驅之用然人情叵測萬一有不逞之徒如
張元徐海牛李其人則盡臣肝食之日方長矣語長心重陳君言之具有憂患乎方今倭蠢動
於東英法蟄伏於西南俄羅斯擁虎踞之勢雄視於東西交涉一有不慎即啟釁端而漢奸密
布與狡夷交結者實繁有徒中國之民大都嗜利彼族啗以金帛未有不以隱情相輸者矧我
國取士限於科目一途奇才異能不工制藝無由登進海濱英傑不甘墮下死甕而走險何所
不為誠羅而致之於翹材館既鼓舞之使有所成更壓羈之使不得逞有功於國更難枚舉其
利五也天下事利多而弊少猶當為之況其為有利無弊者哉

儲真才宜改書院舊章說

國家於各行省郡邑設立書院俾嚮學之士肄業其中日習聖賢之訓讀書明理通經致用禮
聘名儒以殷其訓迪廣壽經費以資其膏火處有守出有獻此日之名諸生即他時之賢宰相

人材之所繫不綦重歟說者謂書院者實以輔學校之不足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倫明民
親三代之政尚已漢之興也四學之內學校如林彬彬稱盛自漢而後代有變更而實去名存
規模僅在教授學正教諭訓導學官循例銓選於是教官一職置之無足重輕之列絃誦音沈
澤宮茂草有心人怒焉傷之特創設書院以彌縫其闕山長一席為諸生表率不論其人之功
名顯晦必品端學粹平日為人所景仰者始克當之初非若部選之教官大憲視之為屬吏諸
生目之為贅旒者所可同日而語也嘗者書院之設莫盛於宋如岳麓白鹿及經藝治事等齋
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大賢名儒類出其中此成效之卓然可觀者也即就滬上而論如吳縣馮
宮允嘉善鍾孝廉先後主講敬業書院其評騭詩文也殷殷然如父師之課子弟每批一藝諸
生胥奉為程式排列甲乙至公無私士論翕然嗣永康應方伯觀察上海復創設龍門書院專
宋學經史課士取高材生住院肄業主講席者為興化劉先生其課士也讀書有紀行事有紀
隔五日呈於先生先生則各就其所紀者口講指畫不為迂遠難行之說諸生皆厭其心而去
六安涂制軍之觀察滬上也每逢課士之期於黎明前親自到院與諸生浹洽以隱寓鼓舞之
意嚴定院規納卷限以傍晚發案不逾三日迄今時異勢殊談者猶神為之往試問天下大吏
能如應涂諸公之實事求是以造就人材為己任者乎天下山長皆能如馮鍾劉諸先生之循

循善誘者乎於是為山長者以講席為退閒之地不憚乞要津之函謀充是職迨至闕書到于於循例寄題及收取束修之外別無所事課卷送到將素通聲氣及屢列前茅者各加批語置之高等或以課卷付諸子弟隨意塗抹以致失諧出韻錄舊雷同均未看出更有其人業將初故別人冒作而名次如舊並無調動諉者以為笑柄甚有遠隔數千里累年不一到院諸生欲望見顏色而不可得挂名之山長尸位素餐廢書子弟出玉游行至於地方有司亦有分課之職其課卷則付之貧無聊賴謀食不得之戚友藉為調劑之方而其人之不進不問也旁人之譏笑不顧也嗚呼以培植人材之地而有司視為具文之設山長藉為養老之區歲費數千金等諸虛北之擲可不惜哉議者謂不如悉改舊日章程移此無用之費禮聘遵達時務而有品行者為院長令諸生各執一事如天文算學行軍航海及西學之有益日用者就其性之所近而習之每月仍課以史論等題於中學亦不偏廢會垣設一大院郡縣各設一院村鎮之大者亦可仿行日有月試優者獎之每歲擇最優者數人送於省由省選擇數人咨送總理衙門詳加考驗苟非虛聲純盜則立予擢用由是風氣日開人材自奮至於且夫嘗謂之文凡志在應試者類能日為之不待為民上者之教之也况所謂教者無非敷衍塞責並無實心實力以行於其間乎今天下事變亟矣人材竭矣安得有心人幡然變計毅然改圖造就有用之才為他

日緩急足恃之選則中國自強之本安見不基於是乎世有其人不禁馨香祝之矣

西學儲才說

富強不可恃也惟人才最可恃中國自講求西學以來京師同文館福州西學館上海廣方言館雖皆延中西教習以課生徒而域於所見難盡其精出洋肄業者得其精矣又易染其習况幼時出洋忠君愛國之大義尚未深知一染外習而欲其激發天良儲為大用不易得也即得其人亦嫌不敷所用此外如水雷局亦能講求實藝蒸蒸日上而於天文地理化學算學格致製造諸書未必遍能探討國家需才孔亟欲求於西學潛心肄習駕乎西人之上儲才之方不容緩焉儲之有三要從前出洋學生徒費鉅資無裨實用其學之有成者幾等匠作之技未能融會中西擴充見識即近年出使各國大臣轎車未行薦書充塞所帶隨員半領情面罕有留心外洋虛實者然欲挾中西之關鍵啟陰陽之鎖鑰仍莫如為莊嶽之置家以為宜招各省有志之舉貢生員曾經學習西文西語年在三十以下者百人先由學師冊送至同文館考取即由總署備照會給資分送英法德美意及荷蘭葡葡西班牙等國有願入水師學堂者有願入兵師學堂者有願學測量推算者有願學製造器械者各如其意而要以出使大臣月加查課獎勵而督勉之使之遍讀諸書深知要領期滿回國考試除庸劣不取外擇其最優長給以官

階仍先分在中國水師兵法等學堂及同文館為教習三年而後再保官階量才取用倘能造新式堅利船隻能製新式靈捷鎗砲與一切足以制敵之器由大員試驗數次果其有效立予超遷其次者送船政製造等局分司諸事優其薪水庶後之學西學者皆勉於真才矣儲才之要一也然西人之遊於中華者未嘗就我中國通儒日夜漸漬也而何以亦能深知我之底蘊耶蓋所載於文字者僅能與人規矩耳而欲使人巧非親身閱歷焉不能西人以中官印照游歷內地隨事留心與人言必道其詳過人事必叩其故見一器一物則考其法游一水一山則繪其圖精審周詳無微不至令我中國之於外洋也亦能知其底蘊如是耶蒙以為多使華人遊歷於外洋所費太鉅莫若令出使大臣所帶之隨員公事餘暇廣交西友云日課以日記或記其國勢或記其政府或記其風土人情凡有見於情事之何以可疑利權之何以可奪須令於日記中剴切詳明暢發議論出使大臣還朝帶至總署各呈所記總署加以考試優則於本保官階加等獎叙而大臣亦叙其功無所長則於本保官階減等示警而大臣亦與有過如是則以後隨員不至於外洋真實情形與我所以求勝之處均茫無所見矣隨員之外又專設遊歷諸員亦便於日記中各行所見俾與隨員等互證其是非則真才益顯儲才之要二也或謂耳目之所及者淺心思之所研者深欲求西學必當研以精心則儲才又有道焉中國待士最

稱優渥無論省會郡縣廣置書院優給膏火而所課僅詩文當此需才豈不欲畧為變通哉誠恐開橫議之風致使士氣日囂士習日壞耳然蒙以為識時務者為俊傑沉於詩文盲於時務非所以儲才也宜令地方長吏捐廉購時務書多種置之書院命諸生入院傳鈔課期則詩文外兼課一論論優者予以加獎此惟通商口岸諸生見聞較廣如天津漢口九江鎮江上海寧波福州廣東等處自易為力他處或不盡易行而即此數處言之所以培養人才者已不可限量矣較頌所言出洋學習出洋遊歷者尤為得儲才之大本大原馬儲才之要三也之要三者儲之於外儲之於內相輔而行不可缺一奇材真能胥由是其造就也此外尚有儲才之方姑不贅

育才

天地之生才而不能以自成也必國家有以養之而後人才不可勝用也而惟今日之洋務開古今之大變為耳目所未經欲關閉絕市而不能方合縱連橫之是懼而且居堅暇利國富兵強發五行百產之精登墨守輪攻之巧即使窮年畢世已苦於莫究莫彈矣重以文字不同語言不達書須重譯理未易通守舊聞者固執而不移學新法者淺嘗而自足以故通商遣使風氣漸開雖能稍習其情形終未悉通其肯察彼閩粵市僧畧解西文納粟補官列居津要而若

輩於中學西學均屬茫然折足履鍊之鐵其能免于而况乎其心未必可恃也即使忠誠不貳而已上辱國家也矯其弊者人深惡痛絕欲一切屏而棄之自以為秉公持正矣其性情各別嗜欲不同操縱失宜猜嫌即啟與戎召釁廢罪均也曾國藩有鑒於此當同治之初創出洋學生之議領以卿貳之任置之莊嚴之間以為事半功倍矣然髮年稚齒書數未諳攜以出洋情無知覺雖涉西學僅屬皮毛而先已厭薄中朝沾染惡俗此非立法之不善由所遣之未得其人耳宜由各省學政揀選聰穎諸生年盈二十歲以內通古今識大體而氣體充實能任辛勞者詢其父母及其本身厚給資裝咨送總署使臣持節攜帶出洋期以十年分類學習仍以半日溫經讀史期滿回國改驗有成賞給官階連其升轉分撥總署海軍商部及南北洋大臣量材器使予以事權願就科舉或藝學科者賞給舉人一體會試此一途也中國海疆各埠英文法文之館櫛比星羅僅習語言未嘗學問以致習向汰侈情性器張成者可備舌人敗者流為匪類中西之游手無業者屢雜其間作奸犯科無所不至人心之敝風俗之憂也宜於各埠一律增設書院延聘中西宿儒主之薪俸必極豐饒規模必期闔戶齊舍制度參仿華洋由海關道主持其事所需經費酌取之關稅房租約捐百分之二已能敷用學業成後咨送京師考驗錄用補官次出洋學生一等願應藝學科者賞給生員一體御試此又一途也蓋今日萬國通

高千古非常之變也既有非常之變必有非常之才不有非常之才不足以待非常之變養之於平日選之於清門博其才能端其志業以清流品以肅觀瞻闢此兩途持以廿載則奇才碩彥應運而生萬里中原娘隆三古我國家億萬載無疆之業肇於是即全地球大一統無外之規亦開於是矣